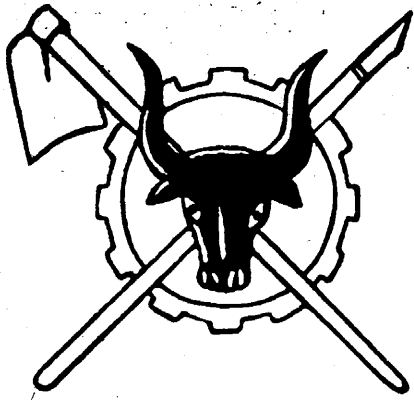


NYALA



火焰報

(每月出版一次)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份

社陣機關報 (Ho Yen Pao)

第一版

第 16 期

每份二角

本報：要使人民了解他們的痛苦根源 使勞苦人民了解找尋幸福的道路

新馬合併的正確途徑

——正視兼批判東姑李光耀與英殖民者之合併論點——



十月十六日馬來亞聯邦總理東姑鴨都拉曼在國會里所發表的長篇論說，已清楚地說明了聯盟政府對大馬來西亞的立場和態度。東姑肯定地指出：「……如果我們（指聯盟）接受和新加坡達致完全合併，它將帶來許多麻煩和不愉快，因此，我們必須找出折衷的辦法……」接着東姑又說：「對各州的聯合，我已想到把它稱為馬來西亞聯邦，也就是說包括馬來亞聯邦各州、北婆三邦及新加坡，北婆三邦和馬來亞各州將組成聯邦，而新加坡則以同伴身份參加，其地位好像北愛爾蘭和英國所保存的關係。」

從上面東姑的言論，我們充份看出，顯然的，依照聯盟的立場和態度，北羅婆洲、沙撈越和汶萊將被接受成為第十二、十三和十四州，享有州的同等權益和地位，而新加坡卻不能享有州的同等權益和地位。

因此，我們要問，新加坡的確實地位和權益是怎樣的呢？東姑說：「最好新加坡是以同伴地位參加，擁有地方自治權決定几乎所有的事項，除了國防、外交和治安必須由中央政府控制，正如所有以聯邦憲制組成的國家一樣。」可以說這就是將足以箝制國家的前途之主要職權給握在別人手上，次要權力卻握在星洲人民的手里的「享不到正常權益」而要付出「正常義務」的合併法。

為什麼聯盟會認為新加坡不能像北婆三邦一樣地完全併入將來的大馬來西亞的國度裡呢？東姑毫無保留地指出：「實在地說，聯邦的人民對於和新加坡合併的前景感到有些擔憂；有一點就是佔新加坡人口絕大部份的華人和中國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且傾向大漢沙文主義，這一點在某些程度上可以從他們甚至擁有一間華文大學的事實得到証明。」東姑接着又說：「新加坡總理本身已揭露了新加坡存有數目巨大的人民走傾向共產主義及其活動，我們（聯邦）自己的情報來源也証實了這點。」

簡而言之，東姑之所以不接受新加坡成為馬來亞聯邦一個同等的州是因為：（一）新加坡的華人太多；（二）新加坡的左翼親共份子太多。因此聯盟自創一個星馬關係之假定而作為目前決定星馬今後關係之原則，這就是（一）使新加坡華人和所謂親共左翼份子無法影響及聯邦原有的政治地位；（二）聯邦政府（中央政府）能通過治安權力去對付和箝制新加坡的所謂親共份子、大漢沙文主義以及左翼反殖份子。

讓我們再進一步去探討英殖民主義者對合併和大馬來西亞計劃的立場和態度吧！東姑在他的演說中同時指出：「……從我和英國首相的通信中……他（英首相）似乎願意放棄英國對新加坡的責任，讓新加坡和馬來亞合併，除了軍事基地的控制問題外，不過他還打算在現在就和北婆三邦分手。」

事實的發生和發展已很明顯地昭示出，英政府已深深了解到他是再也無法延長對新加坡的統治。從一九五九年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廣大工農大眾的堅決支持下獲得掃蕩性的勝利，而親英之林有福政府慘重失敗，以及最近芳林和安順補選的結果，都先後說明了新加坡人民是強烈地反對殖民主義，甚至對李光耀的溫和及妥協態度和立場都表示不可容忍。在如此情況下，李光耀先生對星馬合併的看法又是怎樣的呢？他怎樣去處理星馬合併的問題呢？照東姑的話來說：「新加坡在五九年大選後，人民行動黨成立了一個我們可以叫做極端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他們（行動黨）發覺到沒有工商業人士的合作以及和聯邦政府的友好關係，是不容易管理這島嶼的，負責任的領袖（指李光耀等）了解到他們為人民利益服務的職務是比照顧自己的利益更重要，因此行動黨中區分非共與親共份子的種子便被撒播了下去，而今天已爆發成完全的分裂，所以新加坡總理感到十分關注，

并帶着許多的困難和難題來找我。經過我們仔細的研究情勢后，得出的結論就是：只有通過和聯邦取得某種方式的緊密經濟關係和憲制上的聯合，新加坡才能得救。」

綜觀上面事實的反映，我們看出北婆三邦和馬來亞合併的問題主要是決定在三邦反殖力量是否足夠強大，三邦人民是否願意接受和馬來亞做目前這樣條件下的合併，另方面當然也要看東姑是否能說服英殖民主義者，同時保證英殖民主義者在合併後之馬來西亞，依然能擁護其在北婆三邦及星馬之權益。

至于新馬合併的問題或是新加坡併入大馬來西亞的問題，目前是困難多多，夜長夢多的，主要是聯邦右翼政府不願接受新加坡併入聯邦成為一州，作真正正完全全之合併。

我們可以肯定地指出，目前新馬兩地政府正在商討關於新馬兩地關係的問題，但這絕對不能被稱為是在真正與完全合併之基礎上在談商，而只不過是正如馬社陣總秘書說的在貿易式的買賣基礎上在談商，顯然的，這不過是一種變相的邦聯談商而已。

目前星馬兩地政府對憲制安排的談商，已經得到了殖民主義者的「go ahead」（開行）的手式指導，到底這殖民主義者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當初強硬將星馬兩地分割開來的英殖民主義者呵！聯邦右翼的聯盟政府也感到高興和雀躍，因為這樣一來，聯盟便可將其在聯邦的統治方法渡過長堤搬到新加坡去，同時又可進一步去消除新加坡目前政治發展對聯邦的所謂「不利」的影響。李光耀先生的目的是甚麼？當然是「不惜犧牲一切」地要求星馬合併。可是目前這種憲制安排並不是真正的合併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應該讚揚李光耀先生的手腕圓滑，因為他竟能以一個「極端社會主義政府」的總理去「說服」聯邦右翼政府來取得星馬合併，這真是「妙手回春」呀！但另一方面，我們聯邦溫和的反對黨——尤其是社陣——在許許多多問題上却原則性地無法和聯盟政府取得一致的見解，也許這就是「真偽」的試金石之結論吧！

在星馬關係之問題，我們一路來都堅持「新馬是一家，不可被分割」，因此主張「新馬應作完全且真正的合併和統一。」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虛偽合併」。如果聯盟政府承認新加坡如果不是被英殖民者強行分割的話，到現在新馬合併問題將不致存在，而且肯定承認新加坡乃馬來亞聯邦領土之一部分，那麼聯盟就必須接納兩地人民的要求，新馬重新統一，作完完全全的合併。然後在這個大家庭里再通過各種民主的方法來解決內部所存在的矛盾和困難，這樣才是真誠和負責任地對待合併者所應抱的態度和立場。不然一旦聯盟政府在處理這問題時，先加上了聯盟政黨的政治目的，而其他反聯盟之政黨也跟着具有反聯盟之政黨政治目的時，這樣一來，新馬合併問題將會顯得更錯綜複雜與不可解決，因為新馬右翼政黨他們已經將其政黨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了。

我們要再一次地指出，我們原則上同意兩地政府之談商，不過談商的目的應該是基於反殖民主義及尋求達到新馬完全合併為基礎和原則，而不是貿易式的買賣談判，更重要的是，兩地政府應該將一切談商之內容和所達致的協議，毫無保留地公諸人民，通過民主的方法讓人民提出批評和意見，而后再由人民作最後決定。

另一方面，我們倒要向聯盟政府提出建議，如果聯盟對新加坡人民有着千難解、萬難解的懷疑和顧忌，對新馬完全合併沒有信心的話，那麼，最好還是讓新加坡人民去找尋他們自己的出路，否則有朝一夕被人民指為是新殖民主義統治者，對聯盟來說，則其前途將堪虞！

最后，我們謹希望新馬真正與完全合併之早日來臨，但我們將給任何形式之偽合併與偽統一以正常和合理的反擊。

略談聯盟的施政

爲了實現我黨的政治目標——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那麼身爲我黨的黨員，對於我國目前的局勢及其發展趨勢，是有必要了解與掌握的。要知道，處在反對黨地位的我們，在今天遭受到重重的壓力，尤其是來自執政黨的聯盟。如果我們不能了解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及政治情勢，我們將不能完成黨的政治目標。黨在今天已成了我國政壇中最大的反對黨，且勢力在一天一天的膨脹與發展着。聯盟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它會千方百計的利用了恐嚇、利誘的手段，瘋狂的向我們進攻，來破壞與阻礙我黨的發展，因此在今天，我們無形中將面對着更大的困難。然而事在人爲，恐嚇的手段是阻礙不了我們的，正如我們的主席全志所說：「要在無數次的考驗與沖擊中謀取生存」，全時堅持着「在那裡跌下去，就在那裡爬起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是有必要要求我黨全志對我國的現狀，能做更進一步的了解。本支部這次舉辦的研究會，目的就在於此，茲將討論要點，總結如下：

聯盟的所謂「民主」

聯盟口口聲聲叫囂着，馬來亞在實行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所謂聯盟的民主是包括着：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等方面。在政治上，通過內部治安法令，在這法令下，只要部長或警長認爲某個人有顛覆及損害國家利益或擾亂治安的嫌疑，便可下令逮捕，且在兩年內不必提出任何理由而不提控于法庭審訊；又任意禁止任何人上台演講，住外及出門的時間；或下令分散任何形式的群眾集會。理由是：保護國家利益，人民的生命、財產。至於在此法令下，對於出版、結社、言論、示威將受嚴厲限制。在經濟上通過保護外資法令，准許外國資本在我國享有五年豁免交稅的權利。理由是：吸引外資來開發馬來亞，增加我國的國庫，改善人民的生活。禁止廉價物美的中國貨物進口，理由是爲了保護我國的民族資本。在教育方面：通過達立教育檢討報告書，分華校爲全津及獨立兩型，全津中學則減少華文上課時間而增多英、巫文的上課時間，且一切公共考試以官方語言爲考試媒介語；獨立中學分文不受津貼，華文授課時間不限，但得遵守共全課程綱要，且一切資格將不被政府承認。在小學方面，得享六年免費教育，但僅卅巴仙能進入中學，理由是：普及教育，灌輸馬來亞的共同意識，統一教育政策。在軍事上則與英國訂立英馬聯防條約；派兵駐剛果，協助政府主持治安；贈送武器給南越以便更有力的進行反共。在外交上：堅決追隨西方國家，所以在去年聯合國大會與愛爾蘭聯合提出調查西藏動亂事件，不承認中國及不准許中國進入聯合國，理由是我國是個堅持反共的國家。以上所述就是聯盟施政的概要。

我們對聯盟的批判

聯盟的施政，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的眼光看來，它的民主，只不過是少數人的民主。它所保護的利益，也不過是少數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於廣大的馬來亞人民來說，是完全談不到的。對於這個觀念我們要給予以下明確的分析：

（一）內政方面

對於內部治安法令的通過，雖然聯盟部長們再三的保證，不濫用這公安法令的權利，然而在法令通過後的幾個月看來，很顯明

的，該法令不是用來對付所謂顛覆份子，而是用來壓制反對黨與一般開明人士。在幾次的大逮捕中所逮捕的主要人物，都是我黨及一般的學生、教師及職工人士，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而加以逮捕呢？我黨再三向聯盟提出挑戰，如果真的能够證明他們是顛覆份子，則大可提控於法庭，以法律制裁，否則便應無條件釋放。然而聯盟却始終不敢接受這個挑戰，而靜悄悄的將他們關起來，即使有少數人被釋放，它是帶着種種條件的，諸如限制居住地點、出外時間、不准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那又不是等於軟禁了嗎？這對於一個標榜着民主的國家，該是多麼羞恥的一件事呀！同時在幾次的大逮捕中，却沒有一個馬華或巫統人員，難道巫統或馬華裏，真的沒有一個顛覆份子嗎？所以很明顯的表示出內部治安法令是純粹用來對付反對黨及一般開明人士，這是不民主的第一點。第二點，政府對於顛覆一詞沒有明確的意義，動不動就拿這頂帽子加在任何人士的頭上，以恐嚇人民，尤其是喜歡加在我黨同志的頭上，不但喜歡用顛覆，且愛用種族主義、共黨同情者等模糊的術語，來進行恐嚇，是不民主的。第三點，在這法令下，職工運動遭受摧殘，政府可以任意吊銷任何職工會的註冊及逮捕任何職工領袖，尤其對於工人的最後武器：罷工、示威更是嚴厲禁止，造成馬來亞工運的枯萎，工人生活的困難，這是完全剝奪了人類的基本人權。第四點，在出版方面，爲什麼我黨出版的黨訊——人民呼聲，南大的政治學報，馬大的華報遭到禁止而不准輸入；同時在本國的報章上，新聞的發表經常受到封鎖，這一點可以從報章對我黨新聞及政府新聞的刊出得到證明，這就是出版自由權被剝奪。第五點，在娛樂方面，反對黨的任何遊藝會的演出，都遭受到無限的麻煩，有的甚至不准公演，即使能够演出，所有的節目也是被刪得不像樣了。例如雪州我黨的遊藝會及馬六甲州阿沙汗地方的遊藝會等，這並不是節目問題，因那些節目中，馬華、馬青方面有演過的，爲什麼在我黨來演就不能夠呢？難道這種不公平的對待也是民主嗎？在這幾點上，已經很明顯的表示出，我國的政治上所謂言論、結社、出版、娛樂、居住、罷工等的自由完全沒有，像這種聯合國大憲章所通過的人生基本權利遭受摧殘，怎能說我國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呢？

（二）經濟方面

膠錫是我國的經濟命脈，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然而膠錫的出產量却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操在外國人的手中。那麼無形中，我國的經濟就被控制在別人的手上，因而促使上千上萬的馬來亞人民，遭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在飢餓的邊緣上掙扎，這已經是够慘的了，然而最近又在國會上通過保護外資的新工業法令，更是將本國的經濟奉送給外國的壟斷資本家，聽他們更進一步的扼殺與摧殘我國的民族資本。原因是這樣：第一，在新法令中，外國的資本可以豁免交稅五年，在這五年中他們便可以橫行霸道的剝削我國人民，由於免交稅務，成本必然會比一些要納稅的低，因此我國民族資本如何能與他們相比呢？第二，無疑的，外國資本是雄厚的，因此他們便有着近代化的生產設備，這樣一來，便造成出產的時間快、產量多、品質好，加上我國又是一個廉價原料的供給地，當然在物品的成本上是最低的。在民族資本方面又不同，由於經濟的短拙，設備不完善，有的幾乎還是過了時代的工場設備，在產量與質量上當然不能相比，那麼增加物品的

成本是必然的，這樣一來貨物差、價格貴，在銷路上必然遭受打擊，那麼民族資本還存在嗎？同時資本家在我國方面的投資，却可一本萬利，當然是會大勢擴張，久而久之，我國整個經濟組織便完全遭受控制。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被人操縱與控制的時候，它便要直接與間接地影響着該國的內政與外交，這是歷史所証明過的鐵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但民主談不上，就是國家的獨立尊嚴都要遭受嚴重的侮辱。第三，人爲的阻碍，我國的民族資本，是一向不受鼓勵與支助的，它是在自生自滅的發展中。不但如此，有的還要遭受破壞，如尿素肥料廠的不受支持，不是很好的例子嗎？至於禁止中國貨物（尤其是布料）的進口，也是有欠民主。只這一點上，我們要問爲什麼英美日的貨物却源源不絕的運入我國的市場，而物美價廉適合廣大人民需求的中國貨却被禁止？若說是爲了保護我國的民族資本，那是說不過去的，試看我國的布料廠只有一間，每年所出產的布恐怕不够我國人民的補綴，在這種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讓英美日的昂貴貨物暢銷，是大大地增加我國人民的負擔，增加我國人民生活的痛苦，這是帶有濃厚的政治偏見與政治陰謀，有什麼民主可談？再者吸引外資增加我國就業機會，更是無稽之談，不值一駁。我們是歡迎外國投資，但應該是在不妨礙我國民族資本的發展爲原則。像聯盟所施行的經濟政策，只有驅使國家走上破產的道路，不是廣大群眾所能接受的。

（三）教育方面

我們對聯盟政府在國會中通過的教育檢討報告書，是感到驚奇和遺憾。我們認爲它是一份有意消滅華文提高英文的報告書。在原則上我們贊同提高巫文的地位，而也平等的發展各民族的語文。然而，在這報告書中，事實上是以提高巫文爲幌子，而在提倡英文至上。爲什麼呢？要提高巫語至成爲各民族的通用語，是要有着種種周密的計劃與具體的辦法。然在這一點聯盟政府却一點也沒有準備，就如師資的訓練，書本的編輯，我們便看不到有鼓勵巫文發展的跡象，相反的是處處限制巫文的發展，例如我黨自動開設巫文班所遭受的困難不是很好的例子嗎？就在近年來，我們不是可看到英校在大興建築嗎？巫校呢？還是始終停留在小學的程度上，就是最近有三間巫文中學的創立，但它考試媒介語，還是以英文爲主，據說每星期只有六節巫文，這怎能算是巫文中學呢？這其中政府是否在爲發展巫文而提出這份報告書呢？大家心里有數。現在更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殖民時代的教育政策那所謂教育報告書、巴恩報告書，都是在大力提倡英文消滅華文，限制巫文。現在這份報告書正是集其大成，據說這份報告書還是一位英國人所起草的，那當然處處在適合其殖民地的利益。我們是要客觀的了解到馬來亞的民族複雜性，面對着各民族的語文應予一律平等的看待。現在却要向華文開刀，將華校劃分標準型及獨立型兩種，對於獨立型則分文不津貼且不承認其資格，而標準型則須以官方語言爲主要的考試與教學媒介語。就是小學方面也僅准卅巴仙的小學生升入中學，試想這不是要將七十巴仙的兒童趕出校門去做小流氓嗎？難道我黨持有偏見，而來挖苦教育報告書？不！我們是可以從社會人士的大力反對這份報告書及紛紛堅持獨立型中學，便可很明顯的看出。至於說這份報告書是爲了學生的前途着想，爲了國家的利益（培養共同的國家觀念），那完全是一個騙局。爲什麼英校九

號畢業生，也正失業着？學生多讀一種語言是不應反對的，但是若要以以此不擇手段的消滅一族的語言，那是不應該的，也是我們提出反對的理由。教育報告書的訂立，本來應由代表着社會各族階層的人士，共同檢討才好，因爲那是有關各族語文的生存問題，不應由一黨來做的。這是獨裁的作風。教育報告書是通過了，在這通過的過程中，時間是那麼的短促，並沒有給社會人士做充分的考慮，尤其是全文三百多節，就匆促的通過它，這怎能使人信服呢？

（四）軍事方面

外國軍隊的駐紮在我國領土，它對於我國的獨立自尊上是一項極大的打擊。所謂英馬聯防條約的訂立，更是一種極大的侮辱。我們可以說英國殖民統治者，到現在還是在幕後統治本國。這當然是我們所極力反對的，也是阻礙我們政治理想的實現；我們要取得完全的獨立，只有在軍事上從英國手中取得自主權。至於派軍到剛果，如果是爲了剛果人民的利益，爲了維護剛果合法政府的統治權，當然是要贊成的，但事實上擺在我們的眼前，莫布杜的傀儡政權，無理的對待着聯合國軍，而以聯合國名譽下的其他軍隊在剛果的行動，也很明顯的暴露出它對剛果人們的不利，所以許多有正義感的國家，如印度、印尼都紛紛的撤回其駐剛果軍隊。我國爲什麼不仿效他們呢？還有，贈送給南越的大批軍火，也是我們所反對的，要知道南越人民正處在反動的吳廷炎政府的統治下，也同樣的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我們却將武器贈送給它的政府，不是更加深人民的痛苦嗎？這種有損國家尊嚴的行動，沒有在國會中很好的徵求人民的意見，而輕易決定，這不是代表人民的意見。

（五）外交方面

我們要肯定的說，聯盟所走的外交路線，純然是追隨着西方。從去年與愛爾蘭聯合提出的西藏問題，及大力阻止中國進入聯合國，與實行兩個中國政策，便可很清楚的看出。現在亞非國家正在進行着轟轟烈烈的反帝的大鬥爭的民主運動，大家都在遵守及發揚萬隆會議的五大原則，我們却在外交上追隨西方而不睦亞非國家，這怎樣可以說得過去呢？我們正在對聯盟政策感到不安與恐懼：是不是要把馬來亞維繫在西方的戰車上，充當外國利益的工具？

小 結

綜觀聯盟政府的施政問題，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它是不能爲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它只是爲小部份人利益的工具，我們當然是堅決地反對的。同志們，認清目前的政治局勢，認清聯盟施政的腐敗，對於爲社會主義理想而奮鬥的我們是很有用處的。

• 柔 宣 •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馬社陣秘書林建壽

這是一封給李光耀先生的公開信。

有些人說政治是一種骯髒的玩意兒，哈里李光耀（我之所以稱他為哈里，因為曾經有一個時期，他堅持人們應這樣稱呼他。）在最近的談話中，曾經表示某些政客實在過於骯髒，現在他認為自己是在大講真話了，然而我希望他能切實地講出一些真話來，大可不必在半真半假的認識中兜圈子，現在先讓我逐一地答覆他所作的聲明。

他曾經說，自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我曾前往新加坡，以便在「舉行星馬婆社會主義黨的大馬來西亞問題大會上和人民行動黨達成協議」。這一點是不錯的。然而我不是單獨一個人去，而是在一個代表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可以告訴你：在波斯達曼（馬來亞人民黨主席）發表一項關於召開馬來亞社會主義者及反殖民主義者大會的聲明幾天後，社陣總部便接獲了一封來自人民行動黨主席杜進才的信件，表示願意給予協助，結果我們去了新加坡，這是我們與新加坡政黨所作的首次接觸。人民行動黨把我們安頓在國泰飯店裏。第二天，我們依約前往市議會大廈會見哈里及拉惹勒南，大家全意即將是秘密的談判，我們的目的是交換意見及部署舉行社會主義黨大會。哈里與我們差不多談了一個鐘頭，在這一個鐘頭內，他侃侃而談，獨佔了會談的大部份時間，他把他對東姑的意見的觀點，英國的動機，都告訴我們，而且還透露了他的私下的見解。在那個時候，我從不曾與任何新加坡社陣的人談判合併問題，如果我願意這樣做的話，這一點不難辦到。我曾告訴哈里，我自波斯達曼那兒聽說，婆羅洲各政黨，尤其是汶萊人民黨是主張先行獨立的，我們都知道這是實話。婆羅洲各地的代表來過這兒，發表過聲明。尤其是英聯邦國會協會之中，那既不是秘密，也非惡意的。我曾告訴哈里，在那個時期，我們本身還不會有甚麼見解。我曾問哈里是否準備協助我們召開這個大會？哈里表示「為了左翼之團結」起見，他將協助我們；而且還指出在合併的問題上，不應有不和之點。我尊重他的見解，我還建議如果真有不能達成協議的地方，我們可以舉行秘密會議，不過有關這點是應該交給黨決定的。哈里於是建議開支的五分之一由人民行動黨負責；他還建議，如果各地的代表有意在新加坡一遊，那他將負責這些代表的一切費用。他同時還答應所有前來出席會議的人，可以自由進入新加坡。在講完了這些話以後，他匆匆而去，只剩下拉惹勒南和我二人，幸虧拉惹勒南邀我去吃了一頓午餐。那麼，為甚麼哈里不說出真話呢？為甚麼在他的一連串真話之中，卻沒有一次把真象和盤托出呢？我們去訪問他，並不是一樁壞事。

在那個時候，我也曾在星洲安順補選的大會中，聆聽馬紹爾及哈里的演說，我必須指出我所得的印象並不深，在我離開新加坡以前，我還和馬紹爾見過一次面，過後我再度陪同波斯達曼往新加坡之時，才開始和其他的政黨談話，這包括了前行動黨強人王永元，在這些會面之後，我曾把其他政黨的見解向報界發表，我在向報界發表的聲明中，曾經很清楚地指出那些人並不同意哈里的見解，我現在是沒有需要重提當時的聲明。

關於指我曾向黨的支部發表通告的事，那是一種黨內的事情，這是在全國執委會一致同意後才發出的。事實上它並不是發給各支部，而是發給各分部。哈里曾說在那份通告中，我曾下令任何黨員如與人民行動黨接觸，應該向我報告，事實並不如此，我是要他們向全國執委會報告。這是因為全國執委會以為所有的接觸都應是正式的，我們不想讓任何人指我們在作秘密磋商，我們認為這是紀律問題，當然發出那份通告也另有些理由，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哈里正在想法與我黨的黨員及某些前馬華公會的人物聯絡。我本人也曾經要求授權警告人民行動黨，然而為了一些明顯的理由，結果我們還沒有這樣做。

全國執委會所以發表那項通告，是因為在七月十五日，當我會見哈里之時，我知道有一名叫「佐斯」而與人民行動黨有密切關係的人，曾到吉隆坡去，在我們的黨員中探測他們對人民行動黨在聯合邦設立支部有何意見，以及如果我們反對此舉的話，我們的黨員又有甚麼反應，我曾盡量溫和的警告他，採取這種行動是不智的，然而儘管如此，他還是繼續他的活動，於是我們才發出了總共不到二十份的通告，然而哈里本人却能得到一份，證明了他在聯合邦內是有代理人的。

我很高興知道哈里本人已承認在聯合邦內有其聯絡者，使他能拉攏及影響別人，這一點乃消除了外人對他和他的友人前來聯合邦是否為一種社交訪問的疑惑。由於我本人懷疑他的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的立場，我以為他最好能讓我們知道他的所謂「非共社會主義」的友人，到底是那些人，因為據我們所知，哈里所得到的同情是微乎其微的。哈里忘記提起我們社陣的通告的題目，是稱為「分裂社陣的行動」。

哈里本人承認這點，至少已使我們感到寬慰，至於他目前不斷地為自己的衰退的聲勢爭取人們的支持，却是不足為奇的。

聯合邦社陣出席了新加坡社陣的成立典禮，這是因為出於他們的正式邀請。代表團是由依薩（我們的主席）為領袖，還有我和那沙農（我們的助理秘書）。由於我們已被邀請，因此我們以主席、秘書長及助理秘書長出席這個典禮，是非常適當的。人民行動黨從不曾邀請勞工黨參加他的成立典禮，關於所謂通告中會令社陣各黨員應將人民行動黨和我們聯絡的各種企圖報告給全國執委會，我要在這兒指出，事實上是哈里曾令人民行動黨黨員別和我們見面及作任何來往，他這項通告已實行了幾年，我們卻從不會在這方面和他爭吵。有一次，當哈里在和英聯邦關係大臣桑斯玩了高爾夫球以後，我們曾在自怡保往吉隆坡的飛機上碰面，他當時極不願意和我談話。據他所說，那是因為他擔心「有所誤解」。在我們與人民行動黨之間並無正式的來往，然而我以為這不是我們的過錯，他並無邀請過勞工黨參加成立大會，他邀請的聯盟，森班頓就曾出席過他們的會議。然而新加坡社陣邀請我們，我們乃在全國執委會的決議下前往參加。依薩還在大會中講了話，如果哈里有看過他的演詞，即將會發現他是儘量不涉及所謂新加坡政黨的內部鬥爭。現在是哈里準備把他的拳頭伸過長堤這邊來，因此反而應該讓我們問問哈里。

根據哈里所說的話，我以為他應先問問自己到底是不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他以為把別人稱為共產黨，就等於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者。老實說，在他想分裂社會主義力量以前，他還需先證明自己是一名社會主義者。看來他是染上了一种以為自己僅次於上帝的傲慢症，他認為自己是絕對沒有過錯的，任何反對他的人，就是丑角、獸子、瘋子或共黨傀儡。他到處在尋找敵人，而事實上所有的敵人都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的，我本人不以為新加坡的鬥爭是超出於有關他對人民行動黨公開政策的立場的激烈的爭辯。不論哈里

本人是否還能被承認為人民行動黨的領袖，是我所不知也不願知的事。作為一個政黨，我們和人民行動黨沒有過不去的地方，問題只在於哈里是否在代表他的黨。

如果哈里確想學一些民主行為，我邀請他到檳城來，因為在這兒，社陣控制了市議會，在比例上所佔的票數是遠勝於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所佔的票數，我必須指出，我們，不論勝敗及不論在黨內是否發生不和的事，我們都不會從事公開誣毀的行為，我們也不會誣毀來自任何政黨的敵手。我們的鬥爭是清潔的，因此，我們可以我們的政治敵手友好地坐在同一張桌旁。

我們對於合併的立場，是決定於黨的常年大會中的，由所有代表投票通過的議案，我負責執行那項議案，但我却懷疑哈里是否在這問題上，也一樣的得到他的黨的授權。

只要哈里不曾征服我們的黨，則我們所將繼續執行的是我們的政策，而不是他的政策。至於我本人，我將繼續會見我所要見的人，一千個哈里都擋不了我，他最好能瞭解這點。就我的看法，新加坡的鬥爭只是一個失去民心的領袖為維持權力而作的掙扎，在任何其他的民主政黨中，這名領袖本應退出，然而由於他拒絕這樣做，他的黨員才離開他。我本人看不出這有甚麼不對的地方，至於我「是否知道合併計劃是大有利於共黨」，我老實說我不知道，現在哈里却告訴我們了，當我和他會面時，他又為何不把這些話告訴我呢？他現在想告訴我，是以為我是為華盛頓的利益着想？如果他是誠意的，那在當時，他是應該告訴我的。

關於在通告中所說的哈里手下的人，在聯合邦是極為活躍，讓他不要逃避這問題，只需簡單地答覆「是」或者「不是」。不幸地是我並沒有任何「全權代表」，來暴露我的醜事，如有任何人被誣蔑，那只是哈里本人。我很遺憾劍橋大學會造就這樣的人材。當然，我是不會打人要害的，尤其不願打那些無法回擊的對手的要害。

為了使我的黨免受其他政黨的陰謀，我不能被人形容是走錯了路，然而如果哈里已失去判斷力指我從事不良的陰謀及認為他自己是对的，那我以為他的理智是有了毛病；如果他是杯弓蛇影，把所有人的行為皆看為針對他的陰謀，以猜疑恐懼的心情對待任何人的談話；除了從屬他的人以外，把其他的人都看為流氓壞蛋；如果他以為自己確是一個可以發現各種陰謀的超人，那他最好別再到處找「共產黨人」或「共黨公開陣線人物」，他最好去找一個精神病專家，因為據我看來，他是犯了自大狂。哈里只需要把真話和盤托出，願上帝保佑他。



亂彈篇(一)

政治家油嘴與爛調

·白茅·

根據歷史事實，在過去很長久的年代以來，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範疇裏，曾經出現過很多個奇形怪狀的所謂「優秀」「傑出」的不可一世的「政治家」。這類典型的「政治家」，過去有，現在有，最近的將來同樣也會有。他們雖然也曾先後地掌握過不同國家的政權，但他們用的卻是一個共同的法寶。即是「政治家」的「虛偽手段」，和不堪一駁的「油嘴滑舌」以及文明時代的「原子爛調」。一路來，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天下乃老子第一也。壓迫、欺詐、勾結和賣弄手段，投機取巧就是他們的思想政治構成和表現。因此他們把奴役人民，讓人民吃不飽餓不死，生不能做自由人，死不能作自由鬼，這便是他們一生中的巨大快事。鑒于此，所有的勞動人民，他們由于被欺騙得多了，壓榨得多了，他們便也學會了一套反抗的法術，勞動人民為了方便對這群「高官達人」的稱呼，起先給他們的名稱是「殖民主義的跟隨者」，後來便改為「烏鴉當政」了！

天下烏鴉一般黑，這是有道理的。即使烏鴉將自己黑漆漆的身體油上「白漆」，將黑了一半底「心肝」包上「紅粉」，但只要你徹頭徹尾是一個本質卑劣的人，那麼，許多讀者將坦誠地告訴你：如果你要「制人」你必須先「制己」，否則，「油嘴滑舌」「車大炮」在先，而「丟臉」「翻不起身」當在后。

目前，在我們的社會，固然有着許多具有典型的人物，但最突出者真非「政治家」莫屬了。我們只要一睜開眼睛，我們便會看到，有的人他說：「親愛的全體，我們是左翼的真正代表者，我們是人民的救星。」然而，勞動人民一旦走到后台去一看，呵，誰知其屁股上老早就烙了個「我是註冊的左翼叛徒——右翼是我的乾爹」的樹膠印呢！冤枉，鴛鴦的頭插在草叢中，鴛鴦尾巴和身體卻暴露在天光化日下，親愛的「政治家」們，左翼能和右翼「白頭偕老」嗎？左翼和右翼能有建立戀愛的基礎嗎？

烏鴉的嘴巴呱呱叫，要把右翼的獠牙面目形容為天上嫦娥，說甚麼在右翼裏面也有好心腸者，這是變了節的謬論，天下烏鴉說話只有烏鴉懂，有良心的人誰又願意將人民的自由和利益拿去和殖民地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去「賭馬」？

我們目前的時代，就是這樣的亂七八糟，但好在所有勞苦的人民並沒有被騙到！

這種「政治家」，油嘴與爛調我們都不要。烏鴉先生，如果勇敢，就還政于民，叫人民來主持公道！

令人震驚的手段

李光耀先生最後的一次廣播再一次提到被拒絕進入新加坡的兩個人是共產黨人。他指的是文銘權和黃紀作，他們已被新加坡內政部指為共產黨秘密組織的高級人員。作為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他們是一個合法政黨的成員，而這個黨並不是共產黨。

李先生所指的那封通知社陣說聯合黨代表團不能出席它的成立典禮的信，是由聯合黨中央秘書長授權發出，而且

註明給社陣秘書長的。

我們要特別強調指出的事實是，任何秘密組織的成員不會被容納在我們黨內。遺憾的是，李光耀先生在企圖爭取羣衆支持的時候，竟採用這種令人震驚的策略手段，同時在絕望時竟採用政治暗殺式的手段對付他的政敵，而許多的政敵却只是存在他想像之中。

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秘書長楊國斯

社陣緊急中委會會議後聲明全文：

團結一致，給破壞社會主義者及反動力量以必要的還擊！

馬人民社陣要促請星總理李光耀先生在他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反殖力量的團結之前，應先向人民證明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們要李先生拿出十足且令人心服之証據，証明社陣，勞工黨及人民黨內誰是共產份子，親共份子，共產外圍份子，同路人及共產傀儡？我們也要求李先生坦白解釋所謂他在聯邦社陣內之「朋友」兩字之意義是什麼？是否和他喝過一杯茶即被認是他的「朋友」呢？……這一切的一切，我們相信李先生將不致于不敢面對現實，不給我們明確的回答吧！……

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乃馬來亞聯邦最強大最有鬥爭前途的反對黨。我們的長期鬥爭綱領和目標：乃消滅馬來亞（當然包括新加坡）境內之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及剝削制度，建立一個公平，合理與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馬來亞。很令人遺憾且憤慨的，即此次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其連十二講之廣播詞中，曾先後不惜對馬人民社陣採取其離譜之政治詆譭和誹謗，我黨爲了要對這些另有惡毒政治意圖，妄想破壞左翼反殖民地的社會主義力量之團結者以迎頭痛擊，同時向馬來亞包括星加坡人民揭穿其醜惡面目，因此我黨社陣總部便於十月十五日星期日假吉隆坡總部召開一緊急社陣中委會，針對李光耀先生詆譭和誹謗進行深遠之討論和研究，同時找出正確的迎擊辦法，俾給野心家們予合理的「回敬」！

會後，社陣兼勞工黨總主席依沙敏哈志莫哈末便就此發表一書面談話。茲將該書面談話全文爰錄于后：

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于今日（十月十五日）假吉隆坡總部召開一緊急中委會，會議通過下列議案：

（一）馬來亞人民社陣中央委員會對星加坡總理李光耀之詆譭社陣爲一共產黨外圍組織，而企圖分裂社陣作強烈之譴責，社陣中委會注意到李光耀目前所進行的令人遺憾的宣傳立場，乃在人民行動黨二次選舉失敗後所採取者。同時我們感到遺憾，李君採用目前之手段，乃在於欲維持他的地位和轉移人民之視線，使人民未注意到目前所面對之基本問題。

（二）社陣中委會感到遺憾，李光耀先生企圖分裂社陣，勞工黨及人民黨。同時他指出，社陣中委會

乃爲左傾的親共人士所控制。事實上社陣乃由勞工黨及人民黨各選出六名代表組成者。中委會要指出，社陣以前已拒抗過比這更大的攻擊了。中委會對李光耀這荒唐無聊且無濟于事的分裂社陣之行動感到痛心。

（三）社陣中委會感到特別遺憾與惋惜者，乃對李光耀先生竟然利用種族觀念，稱呼馬來人爲「民族主義者」，對非馬來人則採用其他的稱呼提出譴責。社陣中委會要指出，此種策略將造成種族間的仇視和猜疑，且可能造成比李氏想像中更厲害的政治後果。

（四）社陣中委會注意到，當社陣代表于七月間會見李光耀先生時，他曾告訴社陣代表，社陣是馬來亞唯一真正正正的，無種族畛域的社會主義的組織，於此同時，李君也說：人民進步黨和同教黨乃種族主義的組織。

（五）社陣中委會要指出，沒有一個人能够透過誣謗他人爲共產黨或共產外圍份子，就能使自己成爲社會主義者的。我們要促請李光耀先生在企圖破壞社會主義的力量之前，應先証明他本身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六）社陣中委會，亦譴責淡米爾文之尼山報所發表的新聞，而認爲該新聞之報導乃蓄意在馬來亞各民族間造成恐懼和猜疑。

我願意進一步指出，儘管李光耀先生對我們所作的私人談話如何，由于李光耀先生現在既然決定誹謗我們，而說甚麼人民黨與勞工黨已被共產黨份子滲透；同時，他既然也已表示，他的「情報員」是他的「朋友」而這些「情報員」是勞工黨與人民黨內的「非共社會主義者」。我們要請李先生說明，他所指的「朋友」的意義是甚麼？是否一些人只因爲曾與李君共

同喝茶，而且不得不聽他所說的話，就成爲他的「朋友」呢？

李君既然在其廣播詞中提到了那麼多的名字，爲了新加坡，聯邦及婆羅洲地區人民的利益着想，他應該說明：

（A）那一些人是勞工黨和人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親共份子，外圍份子，同路人及共黨傀儡。

（B）那一些人供給情報，那一些人在勞工黨和人民黨內部，是他的「非共社會主義者」的友人？

爲了內部的安全，星馬合併及大馬來西亞計劃的成功，李氏現在能不能暴露「全權代表」和「賴尼斯」及任何其他所謂高級，中堅共產黨份子——包括新加坡及東南亞其他的外圍份子等人的身份呢？我們敢斷定，他的這種額外服務，一定可獲得大有可觀的獎賞的。

如果李光耀先生能讓馬人民社陣的領袖們知道，共產份子，親共份子，共黨陣綫份子等身份的方程式，那社陣領袖們將對李君感激不淺。迄今爲止，李君已揭露了他所採用的一些公式，例如：

（A）他們採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詞句；（B）他們不玩高爾夫球；（C）他們不坐冷氣設備的汽車；（D）他們不吃烤鹿肉的沙爹；（E）他們是不喜歡李光耀先生的。

爲了我們黨的好處，我們希望，李君能讓我們知道更多這些有趣味的方程式。

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兼馬來亞勞工黨總主席 依沙敏哈志莫哈末

十月十五日

我們必須

堅持工作崗位和立場

★阿末布達曼★

人民黨主席阿末布達曼于人民黨雪州分部第七屆常年代表大會上致詞全文譯稿

馬來亞人民黨全國主席阿末布達曼同志于十月廿二日之人民黨雪州常代大會上說：由于我獲得通知到這常代大會講話的時間很短，因此我沒有作充份的準備，也不可能發表甚麼重要之演說，是故，在我所作之演講中，可能全志有些不完全理解我所談的，但我將坦誠與毫無保留地說出我所要向你們說的話

同志們，我相信你們會理解，在最近兩個月里，我被派參加了英聯邦國會協會之代表團前往英國，我在外國期間，由于外國報紙對馬來亞之政治事態報導得異常稀少，無形中在這段離開馬來亞的期間，對馬來亞所發生之事情產生隔膜，我只能從海峽時報及總秘書那兒

得到一些政治資料而已。

接着，我打算正式地和你們談一些問題：

第一，當剛才有同志很消極地將人民黨形容像一個垃圾桶，在這桶里無所不包，政治投機者，垃圾者，叛徒都進來，這固然是不幸，但是這并非說黨就是垃圾桶，我們黨內有破壞份子跑進來，但黨內卻有異常多的社會主義忠誠信徒。我們的黨應該是一個大鍋，裏邊放了辣椒，三峇，椰漿去煮加厘，這些不是爲了一個人或一個種族而煮的，它是爲所有人民而煮的，只要人民愛它，它將對人民有益處。我們的黨就是這樣，它不是種族主義者，不爲個別種族服務，它將熔鑄三大民族於一爐，它是反殖民主義，爲捍衛馬來亞人民的利益而鬥爭。

我們心中有火在燃燒，這是生命的火，這是無產主義的火，我們是來自人民，我們要將鬥爭的火種傳播出去，惟有如此，社會主義的馬來亞才可能獲致實現。我們是大鍋，我們絕對不是垃圾桶，我們將爲一切不幸者之將來幸福而堅勇前進。

我也打算于此談一些關於我出國訪問後的觀感。大家知道，我是聯邦國會五名代表之一，在這五人中，四名是聯盟政府者，一名即是我，算人數和聲勢是成爲四比一，我們居下風，固然此次出國之一切費用全由政府支付，但是我回來後，有一個強烈的感想，即是除了看看外國風光外，一無所得。在所有各國派出參加于英國召開之英聯邦國會協會會議中，每個首席代表他們都有機會上台講話，

但是很遺憾的，整個會議進行之過程，自始至終除了聽各國代表大肆發揮其演講幹才，滔滔不絕地宣揚其本國之政策，批評別國之政策外，再也無其他了，這是議而不決，也無法得出結論的沒意義的會議，比如尼日利亞之代表除了宣揚其本國之政策外，同時幾乎將所有亞非國家之政策也這個不是，那個不對地抨擊了一通，結果也就沒有下文了。這是多麼乏味的集會呵！不但沒正式去討論問題，而只有聽演講，也沒有任何結論。

我曾經訪問過芬蘭，英國，阿聯，意大利等國之政治風雲人物。在英國我也曾訪問過英工黨之領袖，爲了更深一層去識別該黨之社會主義實質，我便和他們廣泛地交換了意見。

英國工黨之社會主義之形態與實質是怎樣的呢？和我們的有甚麼異同呢？在交談結果，給我的印象和結論是：英國左翼工黨之政策和綱領幾乎和英右翼保守黨之政策綱領一致，看不出有甚麼差別！在如此情況下，如果說英國左翼工黨真的是信仰社會主義的話，難道英國右翼保守黨就不是信仰社會主義嗎？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他們之間的……一切行動和表現，我們也要正確理解他們的鬥爭路線，否則我們將被不倫不類之冒牌社會主義所蒙蔽。

當我回到馬來亞時，我便深一層理解到，社會主義固然有很多人嚮往之，而且在人民的心目中佔着好的重要的地位，但我們不能停留在表面上去看待社會主義，我們必需理解其精神實質。（下接第五版）

我不相信，女人是弱者！

★呼聲★



在目前馬來亞的社會里，還很普遍地存在着這樣的舊觀念：「女人是弱者」。這不僅在於男人，甚至為數相當多的婦女，在她們的腦海中也有同樣的觀念。這種舊觀念是人類社會和男女不平等的舊社會里的必然產物，最終是會隨着舊社會的滅亡而消逝的。素來，統治者都利用這個舊觀念，舊思想來壓迫、束縛婦女，也使到婦女受到歧視而產生自卑感，所以它是不正確而且有害的觀念。這種觀念具體表現在封建家庭中者最為明顯，而在資產階級家庭中卻最為突出。

目前社會上甚至有一些人還肯定地說：這個觀念是千真萬確的。倘若你不信服的話，那他便會為你找出很多證據來了。他會說：「歷史上的聖賢豪傑，大發明家，學問家以至大政治家等，順手抓來便是一大把的男人，而婦女呢？却是寥寥無幾，屈指可數的。時至今日，仍然是一樣。」似乎他們便找到了不可駁倒的論據基礎了。從表面上看來，事實是如此，也像是有一定道理。但我們要問：歷史上的名人中婦女的確是少，但總還有幾個吧！這已充份証明了婦女並不完全是弱者和蠢貨了！讓我們再追溯上去吧！

婦女強者很少的原因何在？其歷史根源和社會因素又怎樣呢？該來個明確的分析解釋才是。

婦女的能力差於男人，這是個事實？這也是由於幾千年來的封建禮教吃人之社會，對於婦女的壓迫和卑視，經常用舊禮教來約束婦女，如「婦女無才便是德」，「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男女授受不親」，「閨秀不出房門」等等之類的條規，束縛着婦女的行動，使婦女的活動範圍固定在家庭和廚房的小天地中，因此便很少和外界事物接觸，更談不上和國家或社會接觸了。由於如此，所見所聞少，以致廣大的婦女無知無識，根源便是於此；而男人有豐富的知識，那是由於男人有遠較婦女更為廣大的活動場所和生活圈子。常人譏笑那些短見的人為「婦人之見解」，或是少見多怪這句話，便是說明了少與外界事物接觸便無以獲得豐富的知識。

而且，在舊社會裡，往往不給予婦女有充分或多方面的活動機會。沒有活動，沒有親自參與工作，便沒有那項工作的經驗和能力，更不用講到能力的提高了，這是極為普通的常識，誰都會明白的。好像在當前的社會中，婦女是否有練習駕車（指大型的）駕船或駕飛機的機會呢？即使有這種機會而婦女也有這方面的能力，試問又有誰會請她去駕巴士呢？要是你有學問和能力，又有誰會請你去做商行經理呢？婦女的活動範圍被限制在很狹窄的範圍內，很簡單的幾方面而已，難怪婦女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辦各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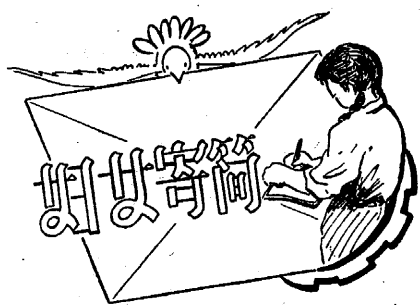
事業或大事業了。常言道：「熟能生巧」，便是說做一件工作的時間久了，做慣了，便會熟練而增快速度，這個真理不但是適合於男人，對於婦女也該是同樣的適合吧！

因為婦女的受歧視，所以在舊社會中的婦女，一般上是很少或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即使有的話，也是很低微的。沒有受教育，便不能承受前人累積下來的豐富的知識遺產，也沒有可能去理解各種事物的發展過程，程序和規律性，因此對事物的無知，怎麼可能辦理或辦好呢？試想一個不懂機器道理的人，教他去修理汽車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這是極簡單的道理。

綜觀以上所講的便可以知道，婦女受舊禮教的約束而活動範圍小，減少了知識的來源；沒有或少有機會參與社會的各種活動，減少了獲取經驗和提高能力的機會；人為的使婦女少受或沒有受教育，減少了承受前人的經驗教訓；這三個因素便是造成婦女能力差（舊觀念或弱者）的基本根源。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只要這些束縛的條件解除了，婦女也同樣地可能成為具有高強能力的人，就和男人一樣是強者。在舊社會的約束和摧殘下，婦女都有可能產生出堅強者、有為者，古今中外都是一樣，像古時中國的花木蘭代父從軍，反對滿清政府的革命志士秋瑾，以至外國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當今的錫蘭女總理，前蘇聯大主席潘迪夫人等皆是，因此可以設想，也可以肯定的說，只要婦女多受教育，多參與社會活動和擴大活動的範圍，必會產生更多強者；尤其是在新社會里，男女之間是平等了的，婦女必然會和男人並駕齊驅的，只要男人會辦的事，婦女也能辦的！

可是，目前我們還是處在舊社會，給予我們增強能力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我們要去爭取。首先，應該在我們的思想剷除掉「女人是弱者」的不正確舊觀念，而具有充份信心去學習，爭取更大可能去參加社會活動，勇敢地承担起各種工作任務，鍛鍊自己。這樣，我們婦女終將成為強者的！

稿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



危險的論調

清玲：

最近的日子以來，你說你的學習情緒、工作情緒不知怎的越來越散漫與提不起勁，對生活和前途也起了很大的迷惑與不解！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是在工作和學習中遭遇到嚴重的挫折嗎？是你父母親又對你嚴格起來，不讓你到黨部去學習文化和活動？或者是你對黨和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的信心又重新在被第三者的挑撥與破壞下動搖了呢？對於這些問題，當我當面問你時，你總是默默不語，因而使我異常疑惑和不安。為什麼呢？一個熱誠、積極的黨工作者突然對工作和學習表現了深度的反常的冷淡和消極！對這事情，我們有責任去找出正確答案。一個星期後的一個下午，芹也來找我，

她說妳消沉了，後來我問她為什麼妳會突然消沉呢？

她沉默了一會，聲音低沉地說道：「近來妳們支部很亂，同志不團結，大家在互相猜疑，尤其在執委方面表現得更不好，有些執委拉了幾個志同道合的聚在一塊，鬼鬼祟祟地談論着。而每在開執委會議時，經常都把嚴肅的會議演變成互相指責、大罵公堂似地吵個不休。」停了一會，她接着說你曾經找過她，並將此問題說了出來，同時你下個結論道：「目前支部里分成幾派，有什麼阿貓阿狗進派，阿兔現派以及阿狗反動派，既然如此，我們還能希望搞什麼？幾年來大家努力的心血，就給這些別有居心的宗派份子鬧的烏煙瘴氣，迷離不清，我們還會有前途嗎？再搞下去，簡直叫自己吃更多釘子和苦頭，何況工作再也無法搞好起來！」

清玲：我在這可以坦白告訴你，當我們聽完了她的談話後，我是深切地瞭解你是看不慣一部份不負責任的自私自利且無聊的宗派份子在黨內搗亂，而且又想不出辦法去面對這些即已產生的問題：執委會互相攻擊，同志間不團結而且情緒渙散，支部內亂成一團，個個都是頭。因此，你就自暴自棄而且消極沉痛地說：我們還能希望搞甚麼？

在這里，我想你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工作是仍然有信心的，只要目前你們支部所存在的內部矛盾和困難能獲得完好的解決。清玲，你說對嗎？

清玲：為了黨和社會主義的工作，我打算嚴正地指出你的錯誤觀點和看法，同時我希望你能再三考慮我所指出的是否是正確和合理。

「我們還能希望搞甚麼呢？」這是傷心的口吻所發出的悲觀，消極與看不到前途的論調，這是危險的論調。

為什麼？因為當妳面對困難和挫折，需要妳冷靜和客觀地看待和解決，而妳自己又想不出辦法去解決的時候，妳便反過來置之不理，聽之而去，這就是「臨陣退縮」和裹足不前的懦弱思想，這種思想對妳個人來說就會促使妳脫離黨和社會主義工作；而對黨來說，一旦少了一個積極且熱誠的幹部，則黨將失去一根支撐黨力量的支柱。妳看一個不小心，損失是多麼重啊！

清玲：俗語說：「困難要大夥兒去克服，而勝利也將由大夥兒來迎接。」所以，現在問題是很明顯可以解決的，怎樣解決呢？黨分部的負責人必須連同支部的負責人，進行對支部之內部矛盾和一切傾斜向調查和研究個清楚，然後，找出正確的辦法，對症下藥。當然在解決此問題時，必須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原則，如果在此過程中，有少部份被証實是支部里的搗亂者與對黨工作對人民利益有損害的話，黨是會照章行事，嚴格處理的。

最後，我希望你重新回到支部去參加文化學習和活動。支部同志的重新團結和合作，在黨和同志的正確領導下是指日可待的！

致

社會主義敬禮！

蘭上

十一月一日

（上接第四版）

我們必須堅持工作崗位和立場

在目前來說，彷彿看起來，社會主義將至少有兩種或兩種以上。在英國就表現得很明顯：甚麼左翼集團啦，英國工黨乃左翼陣線啦這一類……固然，這樣區分表面上不同，但其深入意義卻是一致，他們的力量無法取得良好發展和加強，他們只停留在一定的階段。在這之中，如果有誰提出真正符合左翼社會主義精神實質之提案或建議，將會迅速被譏諷為與共產主義同陣線者。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如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塞納以及南非等地方，同樣有此種不良之醜惡現象出現。在英國我也有另外一個感想，就是各個國家都有其代表在英國，俾正常地將彼等之國家政治經濟活動事，向外國人展示，如南非種族隔離

事件，尼日利亞之政治變革，以及其他國家之政治面貌，都可在倫敦得到一些認識，但我們馬來亞之事情在那兒卻反映得很少。比如說人民黨在馬來亞已經鬥爭了八年的時間，但在英國是沒有人會了解，也不如要從那里去了解，再且如馬來前鋒報工人之罷工事件吧！他們堅持了三個多月，但外國沒有人懂，這次當我去訪問而拜見英國記者協會里面的人，談起此事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這種情形正顯示了把本國之一切政治動態向外國展示是必須的。所以我建議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黨應該有駐外國之黨代表，俾能及時將本國之政治動態及黨之鬥爭歷史材料播到外國去，使外國人能了解我們在做些什麼？今後又將做些什麼？固

然，這要花很大筆的錢，但是只要有必要，有作用，這是值得考慮的。

在馬來亞我們的祖國，實現社會主義已漸漸為人民所認識與理解，社會主義之火焰已慢慢燃燒起來，信仰的人也越來越多。但是卻有要冒社會主義之名，去達到強姦（Chahol）社會主義之實之目的，正如星加坡人民行動黨即是一例。有人可能以為人民行動黨是信仰社會主義，但是人民行動黨今天已和聯邦右翼封建保守勢力互相勾結。因此，如果說星加坡人民行動黨是社會主義信仰者，那麼英國工黨何嘗不可以說也是社會主義信仰者呢？英工黨和保守黨路線雷同，人民行動黨與英保守黨之路線難道有本質之差別嗎？（下接第六版）



社陣國會議員
V. 大衛

級利益的我黨，在今後的日子裡，必須主動地訓練更多的幹部加入工會去為廣大工農大眾謀福利。——編者)

要談馬來亞的職工運動，首先應讓我們回溯過去的歷史。當19世紀初葉，大批的華、印勞工流入馬來亞，其中印度工人多進入膠園工作，而華族工人都跑進礦場，當起礦工。這些工人，依靠他們的勞力，每日僅領取菲薄的薪水，他們充當僱主發財致富的工具，而僱主僅以奴隸的地位對待他們，由於這些勞工的覺悟低，無組織以及家庭的拖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對於僱主的壓迫只能忍氣吞聲，有口難言，沒有起而反抗！

1930年，一部份華工開始有了他們的組織，但並非工會而是社團組織，像這樣的組織是無法與頑固而殘暴的僱主鬥爭的。1940年，英殖民地政府在當時的立法議會通過了「職工會法令」，法令通過後尚未實施就發生了大戰，接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用殘暴手段，同時用鐵蹄蹂躪了整個馬來亞。在日本統治期間，由於工人的被殘暴迫害，而要求組織及團結起來。大戰結束後，工人更發覺需要組織工會，他們覺得，殖民主義者即將捲土回來，而工人將繼續遭受迫害，因而他們開始着手組織工會。1945年至1946年，泛馬性之膠工及礦工工會被組織起來了，接着，各行業的工人也紛紛組織起他們的工會。——這一時期是工運的蓬勃發展時期。工人們開始在有組織的工會領導下和僱主進行鬥爭。僱主們面對此有組織力量的對抗而感到束手無策。由於他們無法應付而致仇視工會和想盡辦法破壞工會。

在那樣情況下，曾發生了罷工。罷工——這是因為工人被迫而進行的。當時的工人階級，不但向僱主鬥爭，而且也為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而鬥爭，因為工人體驗到殖民地政府是維護僱主的。

那時的大膠園主幾乎都是外國人。他們的要求都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允許，當時的僱主公會向政府報告，必須向工人施以壓力。

1948年，英國駐馬總督愛德華爵士，接受英殖民部大臣之命，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並頒佈緊急法令

。在此法令影響下，許多的工運領袖都被捕入獄或被驅逐出境。泛馬職工總會，泛馬膠工總會及許多其他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被封閉。——殖民地政府的這種行動嚴重的打擊甚至摧毀了工運的力量，整個工運完全陷入了冬眠狀態。因此就給僱主們予一個絕好的機會，以對付工人階級。在緊急法令影響下，不但工運的發展受到慘重打擊和損失，我國的獨立運動也全樣受到嚴重打擊。在這樣的情況下，僅存職工會由於遭受壓制結果，致，使鬥爭成果完全為一批工賊——殖民地主義統治者之寵兒所掌握，而脫離了其原來為工人的立場和本質。

1948年「職工會法令」被提出修改。修改後的法令即定，星洲和馬來亞聯邦不能合組泛馬性職工會，也就是說，星加坡和聯邦的工會組織必須分家，殖民地政府的這種作法，顯然是要把兩地的工人階級強行分開，以分離星馬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面對着殖民地當局對工運的大規模摧殘的結果，職工會的組織工作不得不重新做起，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只能在困難中點滴的進行。

1950年，殖民地政府當局設

馬來亞職工理事會是被政府認為代表工人的組織，那時，在立法議會里有職工理事會的四位代表，而且許多有關的部門也都有其代表參加。但過後不久，它的本質已暴露，許多不利于工人的法令在立法議會被提出通過時，職工理事會的代表只有舉手支持，甚至協助該法令的執行，因此，那時工人們都對它抱觀望態度。

1953年，全馬工廠及普通工友聯合會成立，這個

馬來亞的職工運動

立了勞工顧問局。這個顧問局的工作說是協助工人組織職工會。然而，這個顧問局的負責人都是殖民地官員。顯然，他們所提供的意見是對僱主有利的。無可否認，勞工顧問局是根據當局壓制工運的政策而設立的，在他們的「努力」底下，製造出了一批右翼職工運動者，以對抗左翼工運的力量。從此，工運史上出現了左右翼的鬥爭。可是左翼工運遭受到強大的政治壓力，而右翼工運却受殖民當局的扶助。

1950年三月，馬來亞職工理事會成立了，但它不是在職工會註冊法令底下註冊，而是在社團註冊法令的手續下註冊，這個組織事實上僅是個協助和諮詢的機構。

職工會的成立是基於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它不怕任何的威脅。因而，在短短的二年間，它的會員就超過了二萬人，各行業工人都發覺到普通工聯是一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因此，他們紛紛的加入普通工聯成了馬來亞左翼工運的領導中心。1958年，政府當局終於再一次採取無理行動，吊銷普通工聯的註冊，而工聯會的數個重要領袖也同時被捕入獄，政府的行動，毫無疑問，是要打擊，摧毀進步的，左翼的，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運力量的發展。

1959年，政府修改「職工會法令」，從此職工會只能組單一行業的工會，不能組各行業工會，在此種情況下，工運的力量由於分散而被削減，顯然的，這種法令的通過是對工人不利的。可是，職工理事會却接受此法令。說是暫時接受，但時至今日，職工理事會始終未提出任何意見。然而，真正的職工運動却在此種限制下無法更有效的發揮作用。

真正的職工運動需和左翼的政治活動保持密切聯系。而在這方面左翼政黨必須採取主動，與工運發生密切連系。目前勞工黨與工運的關係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我們不能忽視工人的力量，黨今後的生存與發展主要是掌握在工人手上。

但遺憾的是：工運目前已分裂成左右翼。右翼工運者是保守的，是滿足現狀的。左翼不滿現狀，左翼工運者認為須有一個平等合理的社會及國家。我們可以肯定，僱員與僱主之間的現存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僱主要賺錢，僱員要生活，兩者是一對對立的，這種對立的關係，必然的變成勞資間的鬥爭。

沒階級的沒壓迫與沒剝削的社會是黨的鬥爭目標，與工人之理想相全，因此黨必須團結全馬的工人。雖然，目前的職工會大多數是掌握在右翼工運者的手上，但我們必須爭取其會員參加我們的陣營。

工運與黨保持緊密的合作，是黨發展的基礎。因此黨應明確決定，爭取左翼工運的支持。

從目前情況看，黨與工運的關係是非常鬆弛的。這種情況必須如何加以改變，也就是說，必須設法加強關係。如果我們採取主動，職工理事會也可爭取過來，并改變其路線。

怎樣的工運領導者存在馬來亞呢？我們可以明確的說，馬來亞目前的大多數的所謂工運的領袖，是無能，自私和畏於權勢的，他們根本沒資格當工人領袖，他們只配作僱主和僱主的奴才。他們主要的目標是和僱主合作，盜劫工人的鬥爭的果實。為了自己的荷包，當僱員與僱主不能調和時，他們必然地支持僱主。

最後，我要強調，無必須有計劃的訓練職工會幹部，然後，讓我們在職工運動中一試身手。

我再強調，黨必須採取主動，和工運保持密切聯系。

☆ ☆ ☆ ☆

(上接第五版) 我們必須堅持工作崗位和立場

在倫敦，英首相麥米蘭先生還曾說：人民行動黨可以和英國保守黨做個親密之朋友呢！……

人民行動黨目前正在走下坡，在向政治墳墓(Perkuboran Politik)「英勇前進」。

在星洲總理電台十二講中，他講了許多神仙故事，罵是他的中心思想，他不僅罵和攻擊新加坡人民心目中的領袖林清祥，兀哈爾等人，他甚至越過長堤，連聯邦之人民領袖如社陣總秘書林建壽等他也進行罵和抨擊，他罵和抨擊這些人乃屬何種人物呢？共產黨及共黨隨從也。他攻擊說馬勞工黨有大量之共黨幹部滲透進來，而說人民黨卻比較少；他進一步說在馬勞工與人民兩黨內有其非共之朋友在里面。正好，我要進一步去追問關於非共朋友之問題，因為我不理解。他所指其在我們黨內之非共朋友，是否說凡是過去曾和他共桌喝過一瓶汽水及吃過一餐飯即是他的朋友呢？我曾于不久前和林建壽等人去星加坡，我們是被邀請而去的，我們被安置在一間大旅館里，而且也在一起和他們的人吃過飯，這是否就能說，我們就是他們在我們黨內之非共朋友呢？我們回來後，他在其廣播詞中，進一步企圖製造我們黨內部的混亂和分裂，他說馬來亞聯邦在社陣內之華印族領袖，大多數都是共產黨或共產外圍親共份子，但他卻不說押都拉哈密及其他巫人領袖為共產黨或外圍共產份子，而只說聯邦之巫族領袖乃民族主義者，又說華印族乃利用巫人，他的這種說法，無非是要煽起種族仇恨，蓄意造謠中傷一個民族，而又去向另外一

個民族賣弄風情，企圖分裂和破壞華巫印三大民族間之團結合作；企圖挑撥起黨內華巫印領袖間之不和與磨擦。

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正緊密地和聯邦政府在磋商着一些問題，他和聯邦政府合作，俾進一步在馬來亞各個角落建立人民行動黨之支部及支部，以為來日取代馬華公會，同時為瓦解馬華公會及其他組織準備條件。在此我要再一次鄭重地指出，我們必須對社會主義有充份之認識，我們要認識其精神實質，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認識其表面現象而已。

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之保證，并非只是口喊和呼號就可以實現，我們必須要有實際的鬥爭內容。

真正之社會主義乃照顧各民族各階層人民之利益者，一切重要之國家經濟資源將直接收歸國營，我們不僅要將膠、錫收為國營，交通業等我們也將一樣對待之，這是我們社會主義之責任，當然有些人只準備將足以影響國家經濟之資源之一部份收歸國有，而一部份則保留目前之現狀，比如他們認為只應將錫收為國營，這可能他們在錫業這方面沒有自己的產業，又有人他們不主張將交通業收為國營，因為他們可能有幾輛巴士車或有巴士車之股份所致也。很顯然的這就是一些非真誠之所謂社會主義者之三心兩意的論調，但他們死也不承認，他是一個非社會主義者，他們卻要阿Q式地揚言道：我是社會主義者。

提到對社會主義之認識，為了對它之形態和精神實質能正確與有系統地地了解它，我建議我們黨應成立社會主

義小組，俾專門研究我黨之社會主義信仰及其應走之路綫，同時精密地研究出社會主義之經濟政策，國防政策，外交政策，教育政策，然後詳細地使所有黨員能完全地了解它。

我們知道，一九六四年是黨再一次面臨民意考驗之年代，我們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一場鬥爭，我們要迎接它，我們就得做好各種準備，我們應堅定立場和理解社會主義長期鬥爭之意義。否則我們將跌倒，甚至在別有居心者之破壞和挑撥下，自我動搖，成為黨和人民之叛徒，這是重要者，我們得警惕和重視。

最后，我要很痛心地告訴你們，目前我們雪州人民黨分部及支部之每一項活動及活動內容或會議決定，政府當局馬上會了解，我們每位同志必須嚴謹注意這問題，我相信，在全國其他地方之支部分部將有同樣之事情發生。我這樣講，我希望你們不要驚恐、不安，我們必須勇敢、堅忍。再說一句，我們黨不是垃圾桶，我們也不願讓人民黨變成一無所用之垃圾桶，在我們之間難道我們不應團結一致，對付那些不利于我黨和人民之社會子蛋嗎？在我們之間我們不能沒有前進，那里有鬥爭，那里就有一定的損失，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不要自我過不去，我們每一位同志都得堅持工作崗位和立場，在祖國各個角落負起進行社會主義，無產主義的任務。

十月廿二日

(註：這是阿末布斯達曼之大會演詞，由於他沒有演講稿，故筆者在其一而講一面記的過程中，難免有遺漏之處，謹此敬希讀者見諒。)

聯盟已對關丹進行半小時「如臨大敵」的警察行動

為彭州勞工黨分部遊藝會于關丹演出遭受干涉說一句話

彭亨州是一個山林多，土地廣，交通不方便的州。素來人家都說那兒是文化沙漠，缺乏營養素，沒有文化氣氛。然而我黨彭州分部于適逢建黨二週年紀念之際，欲想以工人、農民、店員以及其他階層之人士之雙手、智慧、眼睛和腳去洗雪過去之耻辱，故掀起了遊藝會演出之巨大浪潮，讓風翻起彭亨河水，給文化沙漠之地灌溉文化甘霖。

十月廿一、廿二兩日為該分部假關丹利和戲院演出的日子。事先他們申請到演出准字，一切的工作和手續是絕對沒有錯誤了的。

廿一日下午六時四十五分是演出的時間。全體前后台工作人員六時以前就已在會場興緻地工作了。約莫六時二十分鐘，關丹 O.C.P.D 在戲院外徘徊，六時廿五分左右，警察武裝部隊用大車開來了，探員二三十個也來了，O.S.P.C 及其他重要人員都來了。他們來看戲是嗎？我們歡迎。他們來保護看戲者及演員的安全嗎？目前并非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我們謝謝他們的好意！然而這不是那兒，他們前來幹啥呢？

你看他們以嚴肅的面孔，緊張的作風在距離戲院二百碼處進行檢查觀衆及詢問口供及抄錄看戲者之居民証，他們的行動，使觀衆們個個提心吊胆恐慌非常，為甚麼呢？到戲院去看「牛頭」戲要被政府人員抄錄居民証，要被問話和問話，唉呀，「皇家政府，到底黑做馬兒鬼？」我黨的負責同志前往交涉，他們的武裝部隊及探員團圍「保護」着我們，他們聲色俱厲，大罵公堂，指手劃腳，最後，黨之負責人問他們（O.S.P.C. 及 O.C.P.D）：「我們有准字，准字是你們政府給的，但現在你們派這麼多

的武裝警察來用意何在？」「我們如果有甚麼罪狀，你們盡可以在法庭上控告我們，我們當在庭上和你們講話，請你們馬上將全體武裝人員撤離這兒，我們的演出時間將到！否則，一切後果我們不能負責。」隨即他們答應撤退全體武裝部隊。遊藝會終于在七時正演出。

是誰叫他們這樣做呢？聯盟政府必須負責回答這問題，因為今天是他們執政，這些武裝部隊、探員及 O.S.P.C、O.C.P.D，完全是在他們掌握下。我們總認為，馬華公會及聯盟政府這樣的做法無非是要達到下列目的：

（一）搞亂我們遊藝會的演出，因為他們深知我們必然會成功演出；

（二）他們不願讓彭州人民能在痛苦的時候，能有健康文娛生活的起碼享受；

（三）他們打算在人民中製造一種對我黨存着恐懼的不正常心理，不敢和我黨接近！遂其繼續壓制和剝削人民之目的；

（四）對我黨及同志大施政治壓力，俾在黨內製造恐怖陰影，使同志們不敢到黨部來或至少受其父母親之約束。

在此，我們要直接指出，經歷了這些干預後，我黨在關丹三場遊藝會之演出被破壞了嗎？沒有，我們已成功地結束。我們的同志恐懼了嗎？沒有，我們所有的同志大家在歡樂的激動歌聲中回到各自的支部去。

我們此次的成功演出，正說明這是聯盟政府對關丹進行半小時如臨大敵的警察大演習，想在「野牛頭」上動土，結果是失敗了！

☆ 華草 ☆
十月廿三日

虛偽的面目終將被揭穿！

評馬華公會會長與教長間對教育政策之針鋒相對

麻坡柔佛州前任馬華秘書，今次于十月九日改選中選為柔馬華分會會長之蔡松林先生，當他中選會長時，他一面飄飄欲仙，而一面又要表現表現一下自己不僅是柔州有名的生意人，而且是「維護」華文教育的「偉大戰士」呢！所以才一馬上台，大發教育言論，但孰知事後才不過一天，蔡先生的同僚——聯盟的教育部長拉曼達達先生，便不客氣地于十一日發表聲明，嚴重駁斥蔡先生似通非通之教育論調，給蔡先生予一記耳光，從此而至今日，蔡先生在被教訓了一頓後，除了一篇含有道歉意味的辯白，也就默默不作聲了，在此我們將先向蔡先生呼呼，如果他敢于面對現實，對教長之駁詞就不該三緘其口，而應「據理力爭」才是。

蔡先生在其演詞中說：「……因為國民型中學所收之學生，多數是在小學升中學考試中，成績較優良的學生（即所謂 A、B 級的），而獨立中學呢？正如前面所說的，國民型中學學生的來源，是那些考試成績較優的 A、B 級學生，那麼除了他們以外，不是還有一些成績較差的所謂 C、D 級及超齡的學生嗎？假如我們不設立及維持獨立中學的話，那麼要叫他們 C、D 級及超齡的學生上那里求學去呢？難道叫他們流浪街頭麼？我相信任何人都都不願看到這種現象的存在……」

教長拉曼達達對此論點反駁道：「該演講詞（指蔡先生）說，離開華文小學的學生，明年將有七十巴仙流浪街頭，這是不大確實的。教長強調說，在明年離開小學的所有學生，包括那些離開華文小學的在內，都有進入中學的機會。……」

我們感到震驚，在同一份報告書，在兩個同樣堅決支持此份報告書者卻對其中內容

有着原則性的不同見解，這不得不使我們感覺到，在聯盟政府里面，上至部長，下至小官小卒、阿貓阿豬阿狗，只要他們願意或者當他們心血來潮，他們既可以将此份報告書形容為人民之無上法寶，但當他們腦子稍微冷靜一下時，他們卻又大可前后不符與矛盾。大談出什麼「為了本邦華子弟之就學前途啦，為了團結本邦各民族以及效忠國家的問題啦，應繼續維持獨立中學啦，給華校繼續以部份津貼啦，」就應該可憐及七十巴仙未能升學而將流浪街頭的孩童們之前途，這是多麼好笑的談話呵！我們知道，拉曼教育報告書其最終目標是以國語為提高英語之當前炮，而以提高英語地位達至消滅華印文語文教育之目的，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既如此，在未來的年代里，華文小學中學從何而有？而目前由小學升入中學之學生中，每一百個只被收三十個，每千個只收三百個，試問這七十巴仙之年紀小，而且毫無技能之兒童要叫他們到那兒去呢？進后期小學嗎？採用的課本及媒介語，又幾乎是英語或巫語，這是削減華校學生人數，進一步蠶食華文小學之手段，何況他們沒有此語文之程度，安能進去呢？華文小學生走頭無路時，當小乞丐做流氓嗎？年紀太小一旦做下去，在討不到東西，搶不到財物時，他們將先進警察局或頭破血流。我們要問，為什麼政府只限定三十巴仙華文小學生可以升入中學，七十巴仙一定得進后期小學呢？難道每一百個華文小學生註定只有三十巴仙成績會好，而其他七十巴仙註定會考到 CD 級嗎？他們有何罪過，他們不能升入中學？這是政府故意壓抑及摧殘本邦兒童升學之有力證明，政府還能辯護甚麼呢？馬華公會全委會長語無倫次，一面高舉支持教育報告書，企圖夢想取悅于聯盟部長官員們，而一面又說政府得繼續維持給華校予部份津貼，而且又模稜兩可地、抽象地提出甚麼七十巴仙無法入中學之兒童着想，企圖蒙蔽人民之視線，俾遂馬華與聯盟勾結去達致消滅民族語文教育目的而不知，這是多麼陰毒的串通計劃，異曲同工，方法不同，目的卻一致，還叫甚麼為華子弟就學前途着想，維持對華校部份津貼乃政府之過渡時期責任呢？蔡先生，你是馬華的有名人物，你難道對你已被教長打了一記耳光而不知乎？你的論點是荒誕無稽的，你企圖想做冒牌之辯護，但很遺憾，你裝得不像

，所以虛偽的面孔一下就給你的同僚教長揭穿了，這是多麼丟臉的事呀！

給李光耀以嚴明的答覆

（我們為了應砂勝越人民聯合黨中文文錦權來信要求，我們決定將其聲明全文照登。文君的聲明雖在其他大報登過，但是，已經被刪得支離破碎、殘缺不全了。我們之重登，不外是站在維護新聞自由的立場上，申張正義。——編者）

李光耀先生在他的廣播中對和他見解不同的人編造了一連串的故事。在他最後的一講中，把我和黃紀作也拖進了所謂「砂共和馬共聯絡」的神話裏，而且在他澄清李紹祖醫生談話的聲明中，又再一次提到我的問題，因此我不得不再次作進一步的澄清。

（一）我要坦率並且毫不含糊地向任何人宣佈，我不是共產黨員。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我們這個被喻為民主的殖民地社會裡並沒有學術研究和思想的自由，因此我實在還沒有辦法確知共產主義是像李光耀先生所描繪的那樣恐怖和殘酷。

（二）我從不曾到過印尼。

（三）張永仁是誰，我根本不認識。

（四）有必要指出，在一九五四年時候，我還是一個廿二歲的青年。以我這樣的年紀，自己能够出入砂印國境，能够在政府當局嚴防邊境的情況下指導及安排共產黨人非法入境和出境的事，而且能够成為有極端嚴格的紀律，並指導全砂勝越共產黨員的共產秘密組織的唯一領袖，這難道是一種尋常的事情？

（五）李光耀先生說：從一九六一年六月起，我甚至被禁止入北婆和汶萊。

但是事實如下：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我還出席了汶萊職工總會在汶萊詩里亞及馬來舉行的「連串成立週年紀念會直到八日我還是在汶萊。」

至於北婆，我從未申請到該地，被禁止進入之事又從何說起？

記得李光耀先生曾說過：如果一定要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作一抉擇的話，我（李光耀）將選擇共產主義。這樣，照李光耀先生自己的邏輯來說，我們說李光耀先生也是共產黨員，相信是不會過份的。

李光耀先生也許希望在他製造了恐怖氣氛之後，能假手殖民地政府或右派政府為他把五邦所有和他見解不同的人都抓進監牢裏去，他自己就可以自居為「社會主義者」而所向無敵。不過，我相信，堅決的反殖民主義和為人民事業而奮鬥的人並不會因此絕跡。

我希望李光耀先生要爭取群眾的時候，最好能以理服人，若能够這樣，李光耀先生為自己生存而掙扎的鬥爭，還不失為「大丈夫」型的鬥爭。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我還出席了汶萊職工總會在汶萊詩里亞及馬來舉行的「連串成立週年紀念會直到八日我還是在汶萊。」

至於北婆，我從未申請到該地，被禁止進入之事又從何說起？

記得李光耀先生曾說過：如果一定要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作一抉擇的話，我（李光耀）將選擇共產主義。這樣，照李光耀先生自己的邏輯來說，我們說李光耀先生也是共產黨員，相信是不會過份的。

李光耀先生也許希望在他製造了恐怖氣氛之後，能假手殖民地政府或右派政府為他把五邦所有和他見解不同的人都抓進監牢裏去，他自己就可以自居為「社會主義者」而所向無敵。不過，我相信，堅決的反殖民主義和為人民事業而奮鬥的人並不會因此絕跡。

我希望李光耀先生要爭取群眾的時候，最好能以理服人，若能够這樣，李光耀先生為自己生存而掙扎的鬥爭，還不失為「大丈夫」型的鬥爭。

文銘權

語錄

馬社陣全國主席依沙哈說：「……我們要給破壞社會主義者及反動力量以合理的還擊……」

馬社陣總秘書林建壽全志說：「我們更應記住，在政治上北婆三邦，星加坡與馬來亞比較起來，是有不同的階級發展，馬來亞在政治上比較上述其他地方為獨立，是不應該為那些被其他國家所控制地方人民的利益，而犧牲了本邦人民的利益，是故社陣堅持星洲職工會領袖的意見，即「合併決不可做出任何形式的出賣。」

馬社陣執行主任，人民黨全國主席阿末布期達曼說：「英國首相曾說，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可以和英國保守黨做個很親密的朋友呢！」



馬來亞社陣是一個怎樣的政治組織

集體討論巴轄執筆

緊隨着國際局勢的轉變，祖國政壇上也披上了新裝，一轉殖民地統治時期，恐怖的黑暗局面，新政黨又不斷出現，尤其是在獨立後，由於聯盟政府，違反了社會的發展規律，出賣了人民的願望，更激起了人民的不滿，紛紛的失掉人民對它的信任，人民為了迫切改善他們的生活，不得不將希望轉托在其他政黨的身上，因而近幾年來，新的政黨更是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

社陣的產生，並非偶然的，完全是符合社會的要求，實現人民的願望，它的成員是人民黨和勞工黨，兩黨所以會結合而成社陣，完全是基於兩黨有共同的綱領和共同的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的馬來亞；在不分散進步力量，早日實現人民的宏願的條件下結合起來的。

社陣，顧名思義，是一個信仰社會主義的政黨。由於它是信仰社會主義，必然是以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以無產階級的力量為基本的陣營。它的偉大綱領和崇高的目標，是聯合各階層人士，去實現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

歷史告訴我們，唯有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才能過幸福的日子，才能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不然，由於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人民流離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免不了的。因為祖國一路來，遭受着殖民主義的奴役和剝削，國民經濟面臨崩潰，民不聊生，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為了祖國的前途，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身為國民的我們，是不能熟視無睹的，所謂「國家存亡，匹夫有責！」就是這個意思！雖然祖國現在名義上是獨立了，然而，由於現政府的無能和腐化，採取攘內媚外的政策，要振興祖國，使祖國步上正軌，根本是辦不到的事，絕不如自欺欺人的政客所想的那麼美滿。我們認為要達到我們的理想，並非空談家、投機政客所能勝任的事，也非資本主義的陣營，狹隘的種族主義者所能為力的事，除非有計劃，依靠集體的力量才有辦法，不然那將是夢想、空中樓閣，換句話說，唯有爭取祖國真正的獨立自主，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

因此我們必須參加社陣。

但或許有人會這樣說，我不參加社陣，同樣的也可以支持社陣。是的，這話講起來是沒有錯的。然而，要是每個人都抱着這種態度，那末，鬥爭由誰來負責，由誰來領導呢？這樣做不但分散了群眾的力量，並且往往會因個人的觀點和偏見而失去了鬥爭的方向；一盤散沙、各自為政，是不會有什麼力量的，並且容易為敵對黨所逞！要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唯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採取統一的方針和策略，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展開頑強不安協的鬥爭，勝利才會屬於我們！

目前在祖國的政黨最少有半打以上：社陣，聯盟，進步黨，泛馬回教黨，國民黨以及馬來亞黨。各政黨都有自己的目標和立場，而且都標榜着為人民利益而奮鬥，因此他們的真正本質便在共同的字彙裝飾下，促使到一些人混淆不清。為了讓大家能更深入的認識各政黨的眞面目，不致於為投機、狡猾的政黨和政客們所欺騙，魚目混珠，徘徊在政治的十字路口；尤其是信仰社會主義者的人，更應認清敵對黨和社陣的區別，才能有效的搞好我們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

對於回教黨，國民黨和馬來亞黨，相信大家都是瞭如指掌，在此不想再贅述，不過，我們要強調的是：在多元民族的祖國，對於上述三個代表着強烈種族性、排他性的政黨，是不容許存在的。萬一存在了，唯有增加人民的恐懼和社會的不安，甚至於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糾紛和死亡！我們不僅要抵制它，更進一步要徹底消滅它！

接下來，我們所要談的是社陣、聯盟和進步黨，因為這三政黨在祖國政壇上佔着重要的地位。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執政黨聯盟，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黨？聯盟是由馬華、巫統和印度國大黨所組成。在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三大民族的政黨。實質上骨子裡所推行的都是種族主義親殖民主義的政策。三個成員不但不能融洽合作，且各走極端、全牀異夢，這種情形，我們只要從聯盟層次的內訌，競選時席位的爭執和怒臉相視便可看出。我們真為他丟臉！它的所謂自由、民主、平等，其實，就是說它可以任意逮捕任何人，隨意制定一種法令，有自由和不約束地加帽子，認罪狀於人民頭上而已；它的所謂平等，其實就是摧殘民族教育，制定特權的不平等政策。它的所謂改善人民的生活，其實就是增加失業、失學浪潮！它的所謂扶助民族資本政策，實在就是凌內媚外，賣笑求榮的外交政策。這一切的一切：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有耳共聞的事實，不用我

們多去囉嗦。

指出聯盟的信仰，它可以說是個道地貫徹資本主義兼種族主義政策的政黨。一味追隨西方的民主路綫，把祖國帶進冷戰的漩渦。在經濟方面，是徹頭徹尾照顧資產階級，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自由經濟體系！

其次讓我們來看看進步黨：進步黨在表面上看來真有好其名，實在深一層的去研究，我們就不難細察出它的偽進步！雖然它也標榜着為人民為自由而鬥爭，其實這只不過是學時髦，欺騙人民的謊話。要是它也是真的為人民為自由的話，為什麼它要提出大汗沙文主義的論調，企圖挑撥起華巫族間之猜忌和糾紛，難道他不理解這樣一來對反殖爭取祖國真正獨立民主及民族大團結之工作會產生巨大的不利後果？

同樣的，進步黨也和聯盟一樣打着代表三大民族利益的旗幟，可是只要大家記得競選時期，辛尼華沙甘和國民黨的那督翁在首都某酒吧鬼鬼祟祟的一幕，就不難看出它的眞面目！這不是走種族主義路綫是什麼？這還容分辯嗎？

進步黨不只是個偽進步，走種族主義的政黨，同時也是一個走個人主義的獨裁政黨。這一點以它的組織形式看來就可以得解答！最近進步黨的內訌——麥飛鴻，杜祥榮等巨頭的退黨，就是不滿辛泥花沙甘兩兄弟的獨攬大權的具體表現。

說到進步黨的力量，充其量只是個地方性的政黨，所以我們可以斷言，進步黨妄想執政！而必然會死亡。

最後讓我們反觀社陣，看看社陣到底和其他政黨有什麼區別：

社陣不只是有崇高的目標，顯明的立場，而且是個徹底反對種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爭取民主、自由、平等及真正獨立馬來亞。對外不但像聯盟一樣，專向殖民主義者、外資賣笑求榮；而是一貫主張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將外國在本國之壟斷資產國有化，穩健國家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外交方面，社陣主張嚴守中立，和亞非所有國家共同堅持萬隆會議精神。

說到組織，雖然，社陣是由兩個政黨——馬來亞勞工黨及人民黨——合組而成的，可是它不像聯盟一樣，各走極端，全牀異夢，明爭暗鬥；而是能在戰鬥中共甘苦，全進退。也絕不像進步黨一樣獨裁表現，由幾個人霸佔領導權，私人利益；而是採取集體領導制度。

提到社陣的勢力，可以說是遍佈祖國各地，它不像狹隘種族主義的政黨，只局限於某一些地域或某一部份人。而是由南到北，從西而東，不管鬧市或是窮鄉僻壤，都有社陣紅旗在迎風招展，這也就意味著社陣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談過了社陣的組織和信仰，懂得社陣是個社會主義的政黨。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世界上最完整和最崇高的社會制度。然而要怎樣才能成為社陣的成員，俾在社陣的旗幟下，為社會主義未來而奮鬥，替它鋪下一條走向社會主義之大道呢？根據我們的結論，我們以為要成為社陣的成員，必須做到下列幾點：

（一）確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思想。思想是行動的總指揮，有怎樣的思想就有怎樣的行動，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必然，我們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的思想。不然，滿腦子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處處為個人，不受領導，違反紀律，違反人民的利益，怎能算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這根本是自由放縱，無政府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我們不只要加以唾棄，而且必須加以打倒！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切為羣衆，為社會，有組織，服從領導，為實現大眾的利益，個人的利益是在大眾利益獲得時才同時獲得的，這也就是說，我們要具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崇高思想精神。唯有確立正確的思想，才能真正為羣衆，為社會服務，不然，自私自利的觀念將會破壞大眾的利益，危害人羣！因此又從何談到要根本改革社會呢？

二、要有持久不懈的鬥爭意志。我們參加祖國社會改革的工作，第一步必須認清楚祖國的鬥爭是長期的鬥爭，決不是短暫的鬥爭！在這漫長的鬥爭中，鬥爭是不會簡單和輕易的，而將是一場激烈艱苦的鬥爭，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籠罩下，在種種法令的威脅下的今天，鬥爭所面對的困難，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在這任重道遠，艱難困苦的情況下，要不是具有堅強不渝的意志，經得起任何考驗。而具有悲觀、消極，受不起威迫利誘，動搖退縮，怎能負起

改革社會的重任？為了黨的利益，為了人民的事業，我們是應具有威武不屈，利誘不渝的崇高精神，為全人類的解放，為幸福的明天，為真理的實現，堅持人民的利益，視死如歸！

（三）主動負起黨的任務。主動工作，這是優秀品質的為民精神表現。唯有大家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的黨才有前途，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要不然，同志們一盤散沙，對於黨毫不關心，對於黨務沒有一點責任感，怎樣能搞好黨的工作呢！黨的工作一旦搞不好，那還談得上發展嗎？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主動工作，具有高度的責任感是我們的崇高思想精神！在我們黨蓬勃發展的今天，主動地去搞好群眾工作和黨內工作是我們的任務！

社陣自從成立到現在，沒有一天不在成長、壯大，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然而，社陣的發展並不是平坦無阻的，由於種種客觀的條件，使社陣在前進的道路上，面對了許許多多的困難和阻擋。我黨目前面對的挑戰是：

（一）殖民地主義殘餘勢力的阻撓。雖然，我國獨立已經四年多了，然而，一直到現在，在經濟上，外交上，軍事上還沒真正擺脫殖民主義者的束縛和干涉。就因為在這各方面的受控制，便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進步力量的成長，當然，社陣的發展是首當其衝。由於目前許多大膠園，礦場依然遭受外國資本家所壟斷和把持，所以社陣的力量就很難迅速地伸入其間，這都是殖民者扼殺左翼進步力量的陰謀；也是殖民者干涉社陣的成長的具體表現。此外，因為外軍駐紮在祖國土地上，飽受這些寄生蟲的苦頭的我國人民，不能說沒有餘懼，就因為如此，無形中養成了我國有一部份人民懼怕政治的心理，不敢正面和直接參予政治活動致於阻撓了社陣的壯大！

（二）不合理的法令的壓制。近數十年來，由於祖國人民的覺醒，進步力量的壯大，不得不叫腐朽的力量戰慄。為要壓制這股力量的發展，和延長腐朽力量的生命。所以從一九四八年起，殖民主義者便宣佈了緊急法令俾對進步愛國力量進行鎮壓和摧殘，雖然，現在我國是獨立了，然而，因為現政府並非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必然也是懼怕進步力量，所以在廢除緊急法令之後，隨着國內治安法令又出現了。很清楚的，這個法令是用來代替緊急法令鎮壓我們人民的。因為這個法令的威脅，加以人民認識不夠，就造成了政治恐怖的氣氛，使到人民害怕政治，不敢參加政治，這對社陣的成長，不能說不是一種阻力。

（三）人民覺悟性差。因為我國百多年來遭受着殖民主義者的統治和壓迫，為了阻止人民的覺悟，進行了所謂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百般破壞和企圖消滅民族教育。就因為這樣，所以祖國人民在文化方面都普遍落後，在政治認識方面更不用說。由於人民覺悟性差，所以對社會主義崇高的理想，一時要廣大的人民加以接受是不可能的。加以反動政客的百般破壞和誹謗，更使到群眾對社會主義起了一陣疑雲，尤其是馬來同胞，因為宗教及種族觀念的影響，受到的毒更深，這是我們必須加以重視的。

（四）種族主義的威脅。殖民統治者，為了達到它的目的——長期統治祖國，奴役祖國的人民，對於祖國人民的覺悟，民族間的團結，是懼怕和發抖的。為了阻止人民覺悟力量的成長和壯大，各民族的團結使它要出最卑鄙毒辣的手段，進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來分化各民族間的感情和團結，甚至於製造民族間的磨擦。所以自從殖民統治者的勢力伸入祖國土地以後，種族主義的威脅始終存在祖國和人民的肩膀上，也就因為這樣，一些不負責任的政黨和政客為了達到它們的目的，不顧一切的危險，盡量利用民族間的矛盾進行破壞社陣的聲譽，說什麼社陣是華人的政黨，不然就說社陣是馬來人的政黨或共產黨，造成了一些無知的人們對社陣產生了懷疑，遲疑不敢投進社陣的懷抱，共同負起社會主義的工作任務。

以上四點是我們社陣當前所面對的最大困難，這些困難對社陣的發展是有絕大的影響，為了我黨力量的發展，我們是不能不加以注意和設法彌補的。要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呢？我們以為最重要任務，也是最有勁的辦法是加強群眾工作，深入群眾，加強宣教工作，提高人民的認識和政治覺悟。唯有在群眾真正的覺悟時，對於社陣的發展才是有幫助的。對於政治上和種族主義的威脅，也唯有等到群眾覺悟時，才有辦法加以克服和消除。至於殖民主義的威脅和干涉，當然，也是要靠羣衆的覺悟和眞正的了解，才有可能徹底清除。所以總的一句，目前社陣的任務是加強內部團結，搞好羣衆工作，剷除殖民主義！稿於六月中旬

請農業部對症下藥

★陸英★

兼談適耕庄農民的生活

這是我們適耕庄農民的生活情況報導，在此「人民生活像天堂」之聲音盈耳貫目，而且又有人在歌頌適耕庄為「人間天堂」的時候，我們認為：作為這里農民的一份子，不作個實際的報導是有失了我們的責任，我們於是寫上了這一篇報告式的文章投給「火焰報」；由於我們文字的拙劣又不曾寫文章，這篇文章寫得十分紊亂，報導又不够徹底，這需要大家的指正的。

殖民主義政策的殘餘渣滓

由於殖民主義長期的「分而治之」政策統治的結果，我們的農民正像一些工人兄弟一樣，受着這個政策的影响。庄裏住的全是華人，而庄外又分成馬來溝及印度溝，這些措施構成了我們農民彼此了解的障礙物，至到目前為止，我們尚不能脫離這個狀態，彼此之間尚存在着不必要的猜疑，尤其是一些政客的種族主義論調更加深了我們兄弟民族間的猜疑。在我們華農來說，那些「大毒蛇」們常常製造一些種族不和的論調，像上次有人提起拆掉庄裏鐵絲網的時候，「大毒蛇」們便會提起這樣一個警告：「小心呀！鐵絲網要是拆掉，我們就不能夠預防村外的馬來人排華。」尤其是上次國會大選期間，我們庄裏還流行着「大毒蛇」的論調：「要是你們不選聯盟，馬來人生了氣，兩面夾攻本庄就完蛋哪！」

是這些論調，加深了我們農民兄弟間的猜疑；是這些論調，造成了我們農民兄弟彼此之間的隔閡！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理解到：這是殖民主義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殘餘渣滓，我們認為：政府以後必須嚴厲地對付一些提出種族主義論調的政客們，正像我們目前對待殖民主義者一樣，給予嚴重制裁。

馬來農民兄弟的一般收入

當大水開將要放水的時候，正是九月時分，華農便忙着除草，澆辣椒頭及蕃薯苗等工作。這時，我們便可以陸續地看到：馬來農民兄弟拿着工具到庄里尋找工作。華農在農忙的時候幹不了，常常要請馬來農民兄弟工作，就在這一個月期間，他們每天能够做到三、四元，馬來兄弟唯有在這個時候得到一些「外快」來補貼家常用費。他們沒有像華農那樣：割了稻，又要種雜糧或養豬來彌補稻米收穫的不足。

普通農民的三吉地請人插秧，常常要化上八十元左右，要是三吉地要化上廿工才能完成的話；這樣算起來，一工只能得到四塊錢，我們的馬來農民兄弟要是做足工的話，這個月只能賺取 120 元左右，何況馬來兄弟找的工作是零星星星，常常會不足工的呢？而馬來兄弟一家人的田芭只有吉半地左右，吉半地的穀就算他能夠得到五百元；這樣，馬來兄弟的生活真的像「天堂」嗎？真的像部長說的「馬來亞平均每年每人的收入是九百卅元」？

同時，我們還聽過一位馬來兄弟說過：馬來村長向十多位馬來兄弟收回田芭的事實，村長又把這些田芭轉租給別人去了；可見馬來農民兄弟是受苦、任人的割宰的。我們對這些事實不很了解，不能作深一層的報導，很感遺憾。等來日對馬來農民兄弟徹底了解時，我們才作深一層的報導。

說到華農的收入

華農的家庭普通是有三吉的田芭，少部份是四吉半，六吉的田芭，九吉以上的更少之又少了。而我們華農的確希望有更多的田芭來解決一家人的生活，普通一家農民的收

入是整千塊錢，一家七、八口是靠着這數目來維持生活，剛剛足以餬口。若是生一場病樣或須額外開銷，這只有不敷。於是，我們華農有種什糧或養豬來彌補不敷，雖然是這，我們華農普遍還是欠下商店或什貨店的一大筆債，常常要一年推一年的拖下去，這是我們農民貧窮的一個明証。在今年來說，我們還見到一些什貨店不允許農民欠肥鹽錢的現象，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還去年的賬的緣故，農民只有東挪西借才能勉強應付了過去。

同時，我們還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來證明農民的貧窮，今年本庄的黃×，因沒錢醫病，想吃「老鼠藥」自殺，幸而急救有方，方免於難。那麼，這樣說起來，我們農民為甚麼這樣貧窮呢？

農民貧窮的基本原因

我們可以這樣的總結農民貧窮的基本原因，有下列幾點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因素：

(一) 中間人的剝削

我們農村的確碰到了這種中間人的層層疊疊的剝削現象，我們可以列出這樣的一個公式：農民——本庄的收菜人——隆中央大巴利的收菜人——顧客。當農民的什糧出產的時候，常常要經過本庄的收菜人一手，本庄收菜人又寄到隆中央大巴利的收菜人打價，高低由他們去訂，要是我們不願意在庄里賣的話，常常會寄給隆中央大巴利的收菜人，他們要訂菜價多少錢是他們的喜歡；至於隆中央大巴利的收菜人的幕後主持人是誰，我們無從了解。不過，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事實來理解中間人剝削的程度，常常我們兩、三分錢的東西到了賣菜人的手裏的時候是一角錢，這中間是經過了多少人的手呀？尤其是印度農民兄弟所受的剝削更加殘酷，他們被收菜人訂得很低的價還不要緊；同時，還會讓收菜人吃上二、三十斤，我們曾經看過這樣的事實。至於我們華農被吃二、三十斤已經被認為是應該的了。

(二) 合作社的弊端

我們可以從報紙上了解到：農業部常常向農民保證每担穀價十五元，而且不割「水」；可是，合作社向我們收穀的時候，每担穀價只有十二元七角左右，而且普遍割了兩斤的「水」，這點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另一方面，有一間合作社的經理，由於他（這位仁兄他是×村之××大人物）主持合作社的選舉不合法；本來規定下午二時選舉，他却秘密通知一些成員在上午十時預早選了，這引起了一些合作社成員及農民的疑惑。（他曾經主持學校的董事部，今年落了選，而且被新的董事部發現了一筆糊塗賬，合作社成員及農民不免起了疑心）。

(三) 害蟲與老鼠的危害

在我們種什糧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碰到許多害蟲及老鼠，這是減少我們收入的基本原因之一。尤其是老鼠，更是來勢凶凶，有時甚至吃了我們什糧的一個角落。農業部以前有到地方議會分「老鼠藥」，最近却没有，但却有一些份子偷偷摸摸賣「老鼠藥」從中撈一筆，這事不知農業部有沒有注意到？

(四) 水災及旱災

我們在種什糧的時候，還會碰上了天災，有時大水一來，我們全部農作物被浸得死去活來，今年便碰到了這種情形，有的農作物連肥鹽錢也收不同來了；有時，我們會碰到了旱災，農作物出產量便大大地減少了。

(五) 生產量過多

本來，農作物出產越多越幸福才是；但是，我們這里生產越多越痛苦，農作物便宜到連人工錢都不够，不要說要收回肥鹽錢來；甚至去年茄子沒有人要的現象都有，去年有許多農民因為此角豆太便宜，把全部洋角豆割掉了的都有，這個消息星洲日報是有報導過的。的確，生產過剩反而變成了一種災害，這是一種沒有計劃的生產的悲哀，同時這也充份暴露了聯盟政府對農民是根本沒有真心去照顧他們的！

(六) 辣椒生「點」

在種什糧的時候，多數農民是種辣椒的，辣椒在受到老鼠的進攻還不要緊，生「點」是一個最頭痛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特效藥」醫治它，農業部是應該派專家來研究這個問題的，不應該只是叫人做些「搔不着癢處」的工作：射射藥水就算了，結果生「點」還是照樣生「點」。

(七) 「喝茶錢」的盛行

當農民有求於×長先生的時候，只是簽個名字，却要農民的「喝茶錢」；×地方議會的受薪秘書替人打字，租田芭的介紹人及田芭買賣的介紹人等都要相當數目的喝茶錢。喝茶錢的盛行，的確是增加農民的負擔。

請農業部對症下藥

以上是造成農民貧窮的基本原因，我們請農業部對症下藥；不然，將有更多的農民向外發展的傾向，拿本年來說，有十多家農民把田芭賣掉，遷移到外地去了。為徹底消滅農民的貧窮現象，我們認為政府及農業部應針對以上的幾點病症下藥，不要只停留於建築馬路上，首先農業部所應該關注的是這幾個有關係到我們肚子的問題。



年紀小小的就走上生活戰場

貧窮的農人在翻新土

農人在烈日曝曬下插秧

——本編委會感到異常興奮，因為當黨及全志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之我國農民，正要急切了解個真相之時，我們能得到陸英君之充份合作在百忙中特地寫了這篇稿給火焰報，我們除了感激他之外，我們還希望陸英君以及其他州之全志及友人能將有關農民之問題寫給火焰報。如：造成農民之貧困原因何在？農民目前面對的挑戰是什麼？以及農民之幸福要從那里得到的？等文章都是本報所需求者！

一編者一

歡迎訂閱
補購已出版之各期，亦所歡迎
★訂單★

說明：	火焰報每月出一期，零售每份二角，訂閱全年十二期二元四角，外埠郵費優待，訂戶交費時，需有本報正式收據，方為生效。
姓名：	
地址：	
發行部主任：	茲付上現款/郵匯 拾 元 角，
訂閱火焰報	份，由第 期起至第 期止。請照上列地址按期送下/寄下為荷。
訂閱人	簽
日期	年 月 日

註：此訂閱單可寄至 40, Jalan Ngee Heng, J. Bahru, Johore. 如蒙訂閱，本報發行部將以最快速度，將報份奉上。

北越——對東南亞民主的挑戰

綁辮子的姑娘

大約十分鐘，我注視着一位綁辮子的農家女孩子，熟練精巧地將火柴枝裝進火柴盒里。她像機器般的精確和速度而工作，像一隻要跳躍的貓似地蹲踞在一張工作桌上，眼睛瞪視着靈敏的手指，輕打着一束火柴枝，整好了，推進空盒子裏，找了一個蓋，然后把裝滿的火柴盒，拋入傳送帶。這個女孩子彷彿是把生命寄託在她的能力去維持這種狂速的步伐。我不大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但是她使我想起了魔術師整天玩弄着碟子。她的眼珠光亮而有決心，她美妙而橢圓型的面龐，帶着強烈的專心。在她的上唇，有一層稀薄的汗兒。

從眼睛的旁邊，她看見我站在附近，她微笑了，露出了潔白的牙齒，但是她的眼睛却一刻兒也沒有離開過工作桌。她從不躊躇，她確信她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裝火柴盒是對國家的義務，這件職業是非常光榮的工作，它需要她的精力、思想和能力。

在不遠的同一條工作崗位上，另外一個女孩子，年紀稍微大一點，絨絨條綁着的長長頭髮，垂在耳朵的側邊，在統一的行動中，把一打的火柴盒置放在一張包紙上，用食指漬進一罐漿糊中，摺成包裹，然後用漿糊密封起來，翻轉火柴包，貼一張標頭紙在光滑的面上，最後，略加整理，便拋入另一條傳送帶去，接着她又等着另一打的火柴盒和包紙了。

隔了幾天，我在管理者辦公室裏，問這個女孩子：「為什麼你這麼辛勤地工作呢？」凌喜蓮一個穿着白衣，寬大的黑褲子——全北越婦女服裝——向我微笑了，明顯地感到迷惑了。

我們是青年領袖

她今年十九歲，她預定在九月結婚。四年前，她協助建立起這個國營火柴廠。過後，這個出生自附近泥濘的農林的赤貧女孩子，便受着良好的教育。大家告訴她，當她協助建立起這個工廠，那是使北越加強工業化計劃的一部份。她相信了，這就是為甚麼她這麼辛勤地工作的原因。

「我是勞動青年團的一個團員」她繼續說：「我們是青年領袖，我們熱心領導大家。我們大家要使北越富強起來，我們唯有通過辛勤地工作。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每一個人，誰能夠做的，就應該比那些不能夠做的人做得更多。我們的手指還柔嫩，年紀輕，有很多的精力，我要辛勤地工作。」

她再向我微笑了，好比一個和善的教師向一個愚蠢的學生解釋一個容易的問題。我也微笑了。這是先進工人，模範工人和勞動英雄常給我的答案。

「你是被某些方法所威迫而辛勤地工作嗎？你是不是被迫而辛勤地工作，以達到工作指標呢？假如你不這樣做，將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呢？」黎延岩，一個年青的外國事務局的職員，當翻譯我的這些話時，不禁地吃吃大笑起來。

這是國家的工廠

凌喜蓮也爽朗地大笑起來了。「誰會強迫我呢？」她反問。「這是一個國家的工廠，我們工人主持

和管理這個工廠，我們本身訂下生產指標，每一個人都盡他的能力去工作。」

我轉另一角度試探。

「你是不是害怕你變成一個普通的女孩子，所以狂熱地工作呢？」凌喜蓮感到奇怪：「我怎樣能夠呢？」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們整個工廠像隊伍般的工作。我成為領導者，是因為我做事情快，所以他們推選我。」「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因為更高的生產，而得到獎金呢？」凌喜蓮點點頭可愛的頭，表示是的。於是，她指示那是全隊的。無論如何，獎金是非常小的。

在這間有一千多個工人，局部現代機械化，每年生產出十八萬萬盒火柴的共產國營火柴廠，工人每週的平均工資是等於叻幣九元。

但是，這是額外的，當然，國家經常的福利設施，包括了免費的住屋，水，電火，圖書，運動，文化活動，讀書，托兒所，醫藥服務和分配的布匹、米的價錢是受到管制的，他們基本的工資，每個人平均每週預算花六元在食糧方面。有些婦女抽煙且用化粧品。

我們必須辛勤地工作

凌喜蓮的朋友是二十二歲的黎漢霞，告訴我一個相似的故事。她是勞動青年團的一個中級職員，不久前才結了婚。她的丈夫也在工廠里工作。他是勞動（共產）黨的黨員。他們一起住在由工廠供給已婚者的住宅里。她說：「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國家還窮，我們大家必須辛勤地工作。」

我問他們在晚上做些甚麼事呢？

他們閱讀從工廠圖書館借出來的圖書。他們在工廠的大會堂里跳舞。

他們參加工廠學校里的文化班。每一個人都必須參加，從管理者直到工人。他們聽外國事務局人員所作的政治演講（如需要的話）。

他們參加由國家歌舞大隊及工廠戲院舉行的文化演出活動。

他們在工廠餐廳里吃他們的餐食，然後睡在工廠的床位上。

他們說他們感到很愉快，因為體力勞動是最光榮的，因為他們熱愛他們的祖國，熱愛共產黨，痛愛胡志明主席，熱愛知識，愛好和平。

什麼是妳的志願？

他們給我倒了另一杯茶，我們到外面去，我替他們拍了照。這時候，一隊兒童從工廠的學校里，列隊走過來，他們給我唱了一組的歌曲，同時拍起他們的手掌。我也拍起掌來。那是到共產主義國家訪問者應有的禮貌。為了紀念我的訪問，管理者給我一些火柴和標頭紙。然後，我坐上了莫斯科的出租汽車，歸到河內（HANOI）來。當我已要離開時，我向凌喜蓮：「什麼是妳的志願？」凌喜蓮毫不遲疑地回答：「成為一個熟練的工人」。她露出一股像西方婦女讀到她們所要嫁給的電影英雄時的气概。

北越在工業化的初期，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工廠在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東歐國家的援助下，以快速的步伐建立起來了。六年前，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北越有四十萬間國營企業。去年，當我重臨北越時，我被告知，那兒已有二〇五萬間國營工廠了，每一間都有現代化機械裝備。這些工廠直接僱用了超過十七萬的工友。這些工廠的工人，三份之一像是凌喜蓮一樣的女工。

憶起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婦女在越南就好像在亞洲大部份地區，是男人的奴隸。他們生活而且實際上也死在稻田裏。在許多國家，這種情況，大部份還是真實的。但是北越可就不是了。在這里，年青的婦女們正領導着大家通過工業化而走向解放的道路。她們都是堅毅耐勞，引人注目和富有紀律的。她們為祖國而獻身的自覺意識，是那麼地驚人。他們重

複着共產主義的口號，正如基督教對「主的新禧」那樣，甚至是更大、更狂熱。白天，她們辛勤地工作，每天晚上，他們學習好個幾鐘頭。那兒處處有紀律，連休息也免不了。國家組織和提供工人教育，運動和膳食。在這里，有高漲的學習情緒。

北越最流通的雜誌是「大眾科學」。它的編者說：「假如國家供給我們更多的印刷紙，我們會比黨報售得最多。」

一千六百萬的人民，受到嚴密的組織，會產生驚人的力量。當法國殖民地主義者和保大離開這兒，半個越南（指北越），除了各一個受了嚴重破壞的礦場和紡織廠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了。今天，那兒（指北越）已經有了現代化的工廠，生產出搪瓷器，文具，香煙，肥皂，化學製品，棉織品和電池。他們有米較廠，輪胎廠，化學工廠，機械廠，發電廠，造紙廠和白糖精煉廠。大武陽鋼鐵廠（每年能生產十萬噸的鋼材）最近也造成了。

我在那兒，我走完了那兒的工廠，我看到他們已在現代化海豐（Haipong）港口。

廣大農民被組織起來

在每一個地方的最前綫，在八十六巴仙的農民已被組織進五千個合作社里的廣大稻田里；在茶園和蘇聯建造的最現代化茶廠裏；在大學里；在學校里；在工廠；夜晚在街邊上掃除垃圾以免妨礙白天交通的；都是穿着藍色的服裝；像成千成萬的北越凌喜蓮——樣快活的人物，大大的眼睛，帶着微笑，充

我們反對馬來亞與東約勾結 正民

我國總理東姑，他於十月廿四日風塵僕僕，沾沾自喜於此行「任務非凡」地到那戰雲密布，國內猿嘯猴啼的南越去訪問了。這是他訪問最堅強最「一家王朝」的獨裁南越政府的第二次，他首次訪問是他方才走馬上任總理，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便去訪問的。

以美國為首的東南亞盟國成員，在東姑去訪之前，已經派了東南亞同盟三軍總參謀長泰勒到南越去調查戰情實況，以為美國是否兵共南越，直接干預越南內戰做個準備，這是泰勒被美國派去訪問的主要任務。我國東姑總理兼外長，是次乃誰派他去訪問南越呢？是聯邦國會？是英馬聯邦條約國的主腦——英國（馬來亞有否加入東南亞同盟，東姑心里明白，不過依據英馬聯邦條約，似乎我國對此次南越之內戰，是必須盡棉力之義務以幫助西方集團也）或者是南越政府來函專請（只有上帝了解）？或者是他自己為了「需要」而前往呢？這里面存着很深長的文章，我們必須細察。

東姑在接受了西貢大學贈與之名譽法律博士學位時他說：「……在我們（他和吳廷琰）正式的談話中，我們討論過在新帝國主義，即共產主義不斷威脅世界和平及國家自由時，自由世界所擔任的任務，我們公佈我們的意見，自由世界應該……」東姑時常說，我國是一個獨立自主而且走中立外交政策，從不干涉外國內政，但在這一席話裏，他卻不打自招地導出什麼我們公佈我們的意見，自由世界應……。社副副主席加南星說過：何謂西方自由世界，帝國主義也。既如此，馬來亞竟然和西方自由世界站在一道而不和亞非中立集團在一起，難道這能說我國不是在向西方自由世界懷抱里鑽嗎？

東姑又說：「在今年五月間馬來亞當將裝甲車，吉普車及剩餘武器運載贈予南越，這是我們所不需要的物品，但可能對南越的防衛共黨攻擊及恐怖行動方面大有用處。……衆所周知，南越是東南亞同盟堅強盟員之一，他的國家如果需要武器，炸藥，大可以從美國那兒得到。馬來亞到底憑甚麼理由，

滿着自信和鼓舞，熱愛這一切，辛勤地工作。

過了一個多月，我離開了共產主義的北越，耳聞目見充滿着工作好，對胡志明主席普遍和狂熱的讚美，對體力勞動的熱愛，為了祖國的榮耀。

某種原因，使我心中不能忘記的是：火柴女工將火柴裝入火柴盒的情景，他們是一種象徵，他們是北越全部活動的總和。

紀律，速度，汗珠，全部投進東南亞所不能比擬的物質進展中。

誰在諄誡他們？

七十歲單身的胡志明主席，一直在諄誡他們，將來或許會更困難，但是却用溫和和自信，這位瘦而足智多謀的老遊擊隊領袖，撫摸着他的鬚子，對自己說：「年青人，尤其是女的，將領導加速步伐，其他的會追隨她們。」到目前，他是正確的。崇高的凌喜蓮和她的朋友們將領導大家朝向這個方向邁進，通過他們年青一代的信仰和精力，他們協助在這個小亞洲——特別是傳統上農業國家——利用大規模的工藝援助和嚴格的國家紀律，建立起共產主義集團所渴望的動人和有力的模範，給亞洲其他的國家看看，共產主義所能夠取得的成就。

這就是對東南亞民主的挑戰。

本文係譯自星期郵報（THE SUNDAY MAIL），原作者是英國倫敦「需納新聞」，東南亞通訊記者亞力斯·佐西（ALEX JOSEY）·火花譯。

有這個義務，將自己不需要的武器去贈送給別人呢？這是冷戰的意圖嗎？也許，這是盡東南亞同盟成員之一般義務嗎？也許……這是多麼「妙」的做法呵！世界上之政治軍事上有密而不宣之秘密協定，但卻少有密而久不露的軍事行為，這是紙包不住火之理也。

最後東姑對於南越目前的四面楚歌陷入戰爭狀態時說：「我國是一個小國，資源有限，但是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在這些限度中，表現我們對南越的支持和同情……」很明顯的，一旦越南戰爭真得爆發了，東姑會不會將馬來亞廣大青年，送到戰爭炮火中去，我們正在担心！為什麼別國發生內戰，我們要去干預與被捲進戰爭漩渦呢？難道我國青年應該在我國沒有任何戰爭危險時，應該到外國去當炮灰，一如到剛果去白白送死一樣嗎？馬來亞的人民反對戰爭，馬來亞的人民不容許三兩個政治野心家，將馬來亞人民推向戰爭的邊緣！

編者 ☆ 作者 ☆ 讀者

為了滿足讀者的正確要求和願望，本報編輯委員會一致同意，打算從下期起，增闢一「讀者服務欄」。這一欄的任務是盡我們之能力，替讀者解答一些困難問題，舉凡政治、修養或其他如對本報之批評和意見，只要我們能力所及者，我們將樂意予以解答，因此希望本報之讀者能和我們——本報編委會合作，提出你們所要提的問題。

本報希望全馬各階層人民，尤其是智識份子以及廣大工農大眾，能多多為本報撰寫文章，舉凡：時事專論，政治座談總結，短評，歌曲創作，漫畫，彫刻，繪畫，政治論文，教育文化，經濟專論，職工運動介紹，婦女問題等文章皆為本報所歡迎者。

本期因稿擠，「我們與民主」一文下期再續。

——編委會——